



少儿文学宝库

SHAOERWENXUEBAOKU

# 鲁滨逊漂流记



[返回](#)

[音乐](#)

[阅读说明](#)

圣碟电子图书

---

# 鲁滨逊漂流记

（英）丹尼尔·笛福



## 目 录

导读 .....	1
第一章 航海之梦 .....	3
离家远航 .....	3
遭遇风暴 .....	8
被迫为奴 .....	12
设计逃脱 .....	15
黑人岛 .....	18
海上获救 .....	20
安逸的生活 .....	22
重拾航海梦 .....	24
海中求生 .....	27
初登荒岛 .....	29
一线生机 .....	32
安家工程 .....	36
幸与不幸 .....	39
第二章 穴居生活 .....	42
记日记 .....	42

步上正轨 .....	46
发现麦子 .....	50
大地震 .....	52
患病 .....	55
治病偏方 .....	58
美丽的山谷 .....	60
旱季雨季 .....	63
第三章 小岛故事 .....	67
游览小岛 .....	67
农事艰辛 .....	70
制造用具 .....	72
天才的创造 .....	75
环游海岛 .....	77
有惊无险 .....	80
充满自信 .....	83
发现脚印 .....	86
海边的惨景 .....	89
进或退 .....	92
第四章 荒岛有情 .....	98
发现野人 .....	98
遇难船 .....	100
虎口脱险 .....	103

星期五 .....	108
从野蛮到文明 .....	111
聪明的星期五 .....	114
猜疑 .....	116
真情流露 .....	119
野人又来了 .....	123
激烈的战斗 .....	127
父子情深 .....	131
第五章 重获自由 .....	135
立下协定 .....	135
来了英国人 .....	138
大获全胜 .....	142
斗智斗勇 .....	147
降服叛贼 .....	151
收复大船 .....	157
返回故乡 .....	161
重游小岛 .....	164



## 导读

《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1660-1731）被称为英国小说和报刊文学之父。生于一个反对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家庭，父亲是商人，他自己也经商。他的文章影响了后来期刊文章和报纸的发展，因言论关系多次被捕。笛福 59 岁时才开始写小说，表现了小说家的卓越才能。

《鲁滨逊漂流记》是笛福创作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发表于 1719 年，也是他一生中最成功、最著名的一部小说。小说主人公鲁滨逊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但是他毅然抛弃安逸舒适的家庭生活，甘愿与海浪为伍，去实现自己的航海梦想。他航行到过伦敦，到过非洲，还到过巴西，途中曾被海盗劫持做过奴隶，但最后终于化险为夷。

在一次去往非洲的航行中，不幸遇上大风暴，全船覆没，只有鲁滨逊一人幸免于难，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八年的孤岛生活。在苍凉寂寞的荒岛上，鲁滨逊以其勇于冒险，敢于创造的开拓精神，独自一人与种种困难作斗争，最

后终于重获自由。

在物质严重缺乏的荒岛，鲁滨逊用自己的双手建立了栖息的房屋，围了篱芭，自制衣服、器具等生活必须品。他还把野生的动物圈养起来，自己也种植了许多农作物。终于，他把原本荒凉的小岛建造得美丽而富饶，自己非但没有被困境压倒，反而过上了自得其乐的生活。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热情洋溢地赞颂了鲁滨逊不畏困难的顽强意志和坚韧不拔的实干精神。他既是一个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冒险家，又是一个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实干家。鲁滨逊的故事颂扬了劳动，颂扬了人与自然的斗争精神，它告诉我们：只要有志气，有毅力，勇于创造，就能做出不平凡的事业。

《鲁滨逊漂流记》这部小说发表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不久风行于世界各国。

## 第一章 航海之梦

### 离家远航

我叫鲁滨逊，1632 年出生于英国的约克城，排行老幺，前面有两个哥哥。也正因为如此，我从小就很任性，令父母十分伤脑筋。

一天早上，我和父亲在他的书房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我不管！我就是想去航海，没人可以阻止我！”我对着父亲大吼大叫。

这时，正在楼下缝补衣物的母亲，听到我的叫声，匆忙赶了过来，紧张地拉住我的衣袖，希望我停止这种叛逆的举动。

父亲脸色铁青——看得出来，他正努力控制心头的怒火。

我从小对航海就十分着迷，虽然我从来也没有坐过船，更没有一个人离家出外旅行，但是浪迹天涯的浪漫情景，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现着。而现在，我高中刚毕业，这正是实现美好梦想的时候，却遭到父亲的



强烈的反对。他希望我继续读书，去学习法律，但是我对法律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这使得父亲大为失望。

“你为什么想去航海？你有什么想法？”父亲严肃地问我。

对于父亲的质疑，我无法给他满意的回答，因为我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

“你瞧！你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怎样做，就说要去航海，这岂不是让人笑话？”父亲好像能看透我的心思，见我不说话，口气也缓和了下来。“你已经长大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只会让你越来越迷惑，最终无所作为。到那个时候，不但我帮不了你，就连上帝也救不了你……”

父亲说到这里，眼眶里竟含着泪花，这让我也深切感受到他内心的忧虑。

“你就听爸爸的话，别再想航海的事了，只要你好好在家待着，不一定要学法律，你愿意做什么都可以。”母亲也在旁边，悄悄地擦着泪水，并且轻轻拍着我的背，用最温柔的声音想要说服我。

父亲的忧虑、母亲的慈爱，暂时打消了我航海的念头，但是，过了几天，我心田里那颗想去航海的种子又发芽了，我又如此强烈地想去航海。

我终于忍不住私下与脾气温柔的母亲商量。

“就让我出去航海吧！就一次！如果你和爸不让我去试一试，我一辈子都不能安心。如果我发现自己不适合航海，我一定会回来，从此一心在家乡发展事业。”

母亲有点被我说动了，她非常了解我的个性——不达目的誓不甘休。但是她不敢自作主张，便去找父亲谈谈，告诉他我的想法。

父亲还是不同意。

“如果他这么固执，放弃舒适的日子，甘心去流浪，他将成为世界上不幸的人。这是不难想像的，我怎么可能答应他呢。”父亲拒绝了母亲的说情和我的请求。

然而，我不管他的反对，一心只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周游世界。同时，我也暗地里瞒着母亲，到处寻找航海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我有一个好朋友达斯，他父亲拥有一艘船，正需要一批水手。我便去拜访达斯的父亲。

“你能做什么？”达斯的父亲严肃地看着我问。

“只要能让我航海，我什么都愿意做。”

就这样，我生平第一次踏上船，开始了我的航海生涯。这一年是1651年，我正好十九岁。

对于航海，我毫无经验，脑子里充满了浪漫的憧憬和幻想，但是，这幻想却马上被晕船的痛苦击得粉碎。

船刚驶出亨勒港，风浪就渐渐加强，船身剧烈地摇动起来。在甲板上，我连站都站不稳，而且头晕眼花，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来回搅动，我躲在船舱里吐了又吐，最后筋疲力竭地躺下，心里只想能踩在地面上——真正的地面。

“这是我应受的惩罚，谁叫我不听爸爸的劝告，最后还不辞而别，宁可背负不孝的罪名，而抛弃双亲……”

想起从前，想到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慈爱，我的心像大海一样翻腾。

即使是躺在床上，汹涌的浪涛仍使我深深陷在恐惧的深渊里，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心头……我暗暗发誓，如果这次能侥幸不死，我一定马上回到父母的身边，听从他们的忠告，并从此打消航海的蠢念头，好好待在家乡发展自己的事业。

傍晚时，我才恢复过来。这时风浪已平静了许多，我懊丧地从船舱走出来，但眼前的景色却使我精神一振：一轮醇红的太阳，正缓缓下沉；微微起伏的波浪，泛着美丽的金光；天上的彩云，更是美得像一幅画。

眼前的海景赏心悦目，令人着迷。我躺在甲板上，海风轻拂，船像大摇篮一样，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舒适。而大海的奇妙变化，在我心中也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正是我想航海的目的，去体会多变的丰富的生活，我不要让自己年轻的生命变得单调、贫乏、无聊。

看哪！那波涛汹涌、无边无际的大海，不正像我年轻的生命，充满着种种的可能吗？我一定要实现我的梦想。

当然，这时的我早已将曾经的忏悔、誓言忘得一干二净了。

“你还好吗？早上的风是不是把你吓坏了？”一个水手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带着些嘲弄的口气。

“你是说早上那场风暴？”

“风暴？傻瓜，那只是一阵微风而已，以后还有得你受的！”

他的口气使我很不高兴，但谁叫我早上的表现这么窝囊呢？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与大海搏一搏。

晚上，船长特意请我喝酒，祝贺我第一次航海，并且很幸运地没有碰到什么大风大浪。

“对一个新水手来说，你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以后你会慢慢适应的。”

船长的话激励了我，也让我更有信心。

那一晚，我喝得半醉。躺在甲板上仰望天空，夜空辽阔，星斗满天，像是触手可及的钻石。我心满意足昏昏睡去，做了一个美丽的梦。

## 遭遇风暴

接下来的几天，海面一直很平静，我开始习惯了海上生活。我和其他的水手，整天在一起打扑克牌、饮酒作乐、聊天，日子过得逍遥而自在。

航行的第六天，我们来到雅木斯港口。虽然天气还好，但一直是逆风，我们在港口待了几天，等风向改变以后，再继续航行。

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但我们对此毫不担心，一切都会好的，所以大伙儿心情愉快地在船上休息玩乐。

但是第二天早晨，风更大了，天空阴沉沉的，不见太阳的笑脸，我们的心也跟着不安起来……最叫我担心的是，那些经验老道的水手也神色惶恐，船长在轻轻祷告，仿佛能预料即将到来的灾难。

风浪又猛烈起来，掀起一个又一个大浪，使得船身剧烈地摇晃起来。

“快！快把帆收下！”

为了使船身平衡，船长又下令把最高的桅杆都拆



下来；船上的人，都进入警戒状态。但是海浪一阵比一阵狂暴，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海浪已经卷得有两层楼那么高了。

这时候无法用话语形容我的惊骇，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巨变，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之外，并且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航海呀！

大家手忙脚乱忙了一个上午，这时风停了一阵子，大伙儿正要休息一下，想不到下午风却更大了。更糟的是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风雨交加，海浪更是肆无忌惮地像要吞噬所有的船只。此时，连最有经验的老水手也流露出惊慌的神色。

放入海中用来固定船身的锚，是我们最后的希望。船长接二连三地下令放下所有的锚，希望能稳住船身，但是风浪实在太大了，我们的努力毫无作用。

“上帝呀！请发发慈悲救救我们吧！我们全都要完蛋了！”心力交瘁的船长虽然已经尽其所能，仍然无法使船身稳定，他只有向全能的上帝祈祷。

听到船长的祷告，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能茫然地望着眼前这片凄惨的景象。

黑压压的海浪像凶恶狰狞的魔鬼，不断地扑向我们的船。除了我们这艘船以外，附近还有几艘货船，连桅杆都被吹断了。那些船颓败不堪的样子，真令人



触目惊心。

“船沉了！船沉了！”

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喊，我看到远处有一艘船，在汹涌澎湃的波涛中正急速地往下沉，船上有几个人还在奋力地挣扎着。但是，最后也随着船淹没在大海中。

这一幕景象使得我们的船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

我无助地躺在床上，心想这次一定完了，不但我的航海梦破灭，恐怕连性命也难保了。

到了傍晚，水手们建议船长把船上的桅杆全部拆除，使船的重量减轻更容易漂浮，船长答应了。于是我们的船最后只剩下一个空空的甲板，在狂风巨浪中继续与大海搏击。

情况一直不妙，风浪仍然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这破败的船，已经快要被冲击得四分五裂了。水手们心里都很清楚，沉船是早晚的事。但是每一个人都期待着奇迹出现，不愿放弃最后一线希望。

“漏水了！漏水了！快帮忙抽水。”

黑暗中，有人大声喊着。

噩运终于来了，船舱漏水，表示船底已经出现裂缝！船快要沉了！

和第一天的情况相比，现在我才真正尝到航海的

痛苦。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死神已经渐渐向我走来。

“喂！发什么呆？快来帮忙！”

我不得不佩服那些水手，即使死亡就在眼前，他们还能毫不放弃地力争到底。于是我振作起精神，跪在抽水机旁，拼命地抽水。

这时，耳边响起炮声，原来是船长发现有一艘大船接近我们，赶紧开炮请求援助。大船很快地放了一艘小艇冒险来救我们。在小艇还没到达之前，我们仍然努力地抽着水，因为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我们的船正在迅速地往下沉。在最后一个水手踏上援助小艇的那一瞬间，我们的船就像一个垂死的老人，吐出了最后一口气，然后葬身海底。

我浑身抖个不停，几乎不敢再往后看，多么可怕呀！假如我现在还在那艘船上，现在就不知魂归何处了！想到这里，我后怕不已。

由于小艇很轻，我们齐心协力地往岸上划，不久，终于抵达了岸边。令人感动的是已经有许多人等在那儿，准备救助我们这群劫后余生的人。到了岸上，我才知道我们是多幸运！这次风暴，沉没的船只不计其数，只有我们逃过了劫难。

在雅木斯港，我们得到别人的接济，总算暂时渡

过了难关。同船的伙伴有人邀我一起去伦敦，有人劝我干脆返回故乡。

我的内心激烈的斗争着。

“要是我这样落魄地回去，怎么面对我的父母亲，而且不知会遭到多少人的嘲笑？”

一向关心我的船长看出了我的犹豫，鼓励我说：

“年轻人！勇敢地向前进吧！不要回头！我现在年纪一大把，又失去了我的船，不过我还是离不开大海。这里才是我的战场，离开了它，我的生命就毫无意义了。而你呢，还这么年轻，更应该坚持自己的理想。”

船长的话鼓励了我。强烈的航海梦想，经过这场船难，原本已经被浇熄了，现在又重新燃烧起来。

于是，我经由陆路到达伦敦，不久以后，又乘上一艘开往非洲的船。由伦敦多雾的港口出发，一切恍然如梦，而我却无法看清梦中是福还是祸。

## 被迫为奴

这次的航行比较有意思，因为这艘船的船长不但对我很友好，还教会我一些数学知识和航海规程。

“鲁滨逊！”开船之前，船长对我说：“你有游

历世界的理想，这很好，但你为什么不顺便学学做生意呢？你可以先买一些货物放在船上，然后到各港口去卖，也许能赚些钱。”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集资了些钱购置了一小批货物。果然，每到一个港口，当地人都纷纷购买我的货物，我赚了不少钱呢！

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水手，又成了商人。

正当我雄心勃勃对航海充满信心时，不幸遭到了海盗的攻击。

海盗攻势强大，我们终于招架不住，最后只好投降。我被海盗头子带回家，作他的奴隶。

身为奴隶我完全没有自由。我心里一直盼着他出海时能带上我，这样我就可以趁机逃脱了。可惜过了一年多，我除了刷洗船舱，照管花园，从来没踏上过甲板，更别提出海了。我的幻想破灭了。我心如死灰，沮丧消沉，没想到自己竟然落得这个下场。

就在我几乎绝望之时，主人渐渐地开始信任我了。他有时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带着我和一个叫马尔的年轻人划着船出海捕鱼。

经过几次出海，我的捕鱼技术很讨主人欢心，因此主人更常带我出海。

有一次，早上我们才刚出海，海上突然大雾弥漫，

我们的船便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我和马尔拼命地划着，累得不行了，但还是划不回岸上。我们在海上被困了整整一夜，饥渴难耐，直到第二天雾散了，才划回岸上。

主人从这次事件中得到教训，以后每次出海都会做好准备。他在船的中间造了一个小舱，里面贮存着食物、淡水和罗盘。以备不时之需。

“鲁滨逊，带着马尔把船收拾干净，明早我要邀请几位朋友出海。”一天，主人兴奋地对我说，同时吩咐其它人准备好美食送到船舱，准备用来招待客人。

主人还吩咐我准备好几把猎枪，要装满子弹。准备明天打几只水鸟助兴。

看到我主人很高兴，我也尽力一一按他的吩咐去办。可是第二天客人有事没能来，主人只好取消了今天的活动。

“今天我不出去了，你和马尔帮我捕些大鱼回来吧。”主人说着就自个儿回屋里去了。

愣了一会儿，我突然醒悟，我期待已久的机会来了！

现在我拥有一艘完全由我支配的船，船上还有丰盛的食物——这可是个好机会，岂能轻易放过？想着将要发生的一切，我的心就呼呼乱跳，但表面上，我



还是尽量表现得和平时一样。因为还有马尔在身旁，我得想办法甩掉他。

## 设计逃脱

“马尔，我看我们得另外准备一些食物，可不能擅自动用主人招待客人的东西。”

“是！这倒是真的。”

马尔拿来一大篮面包片。我心中暗自高兴，这些食物正是我需要的。然后我又借口打水鸟叫马尔多拿些火药和子弹。万事俱备，我和马尔及一位名叫莱克的负责掌帆的小男孩慢慢起航入海去捕鱼。

此时我一心想着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不管风把船吹到哪里。可惜一出海，我们便碰上逆风。

“喂！我们就在这捕鱼吧！”

马尔看来不愿意走远，船才驶出不远，他便不耐烦了，我也只好拿出钓具装装样子。

“怪事！今天的鱼都不知跑哪去了，我老是钓不到。我想我们应该到远一点的地方，要不然空手回去，肯定会挨主人骂。”我故意这么对马尔说。听到我说主人会不高兴，马尔也只好把船继续向前驶去。

正当马尔聚精会神地驶着船，我悄悄走到他身旁，



弯下腰假装寻找什么东西，然后趁他不备，一下子把他摔进海里。

“救命！救命！”

听到马尔的呼救声，莱克马上跑过来，我迅速拿出一支鸟枪瞄准了他。

“不要动！你听好，我要离开这里，如果你对我忠诚，我会使你成为个大人物，否则我就把你扔下海。”莱克听了我的话后露出天真的笑容，发誓愿意跟着我，不管到天涯海角。他的语气如此真诚，令我不能不相信他。

马尔则转身向岸边游去。他的游泳技术本来就不错，加上现在海面风平浪静，使得他看起来就像一条灵活的鱼，轻而易举地游向前方。

我和莱克驶着船，满怀希望，驶向不可知的大海。这时，我的心中虽然满是重获自由的喜悦，但又担心主人派人追来。而且，大海茫茫，我们该往何处去呢？

海的南面有一片海岸，上面住着野蛮的食人族，因为怕被他们发觉，我们远远地避开，直到黑夜，才稍为靠近。在这种情况下，连续航行了五天，除了莱克我没有看到别的人。船上的食物不多了，我的捕鱼技术那么高明，要填饱肚子倒不难。担心的是，淡水越来越少了。

傍晚时分，我们驶入一个荒岛旁的小海湾，决定等待夜幕降临，就上岸寻找淡水。但是，等到天黑之后，岛上的飞禽走兽开始出来活动，我们听到各种动物的咆哮声，吓得毛骨悚然。

“求求你，明天再上去吧。”可怜的小莱克，吓得瑟瑟发抖。

“好吧！我们就不上岸了，可是明天我们也许会碰上食人族……”

“我们可以把他赶跑，何况我们有枪！”知道今晚可以不必上岸，莱克高兴得这么说。他宁可与人类搏斗，也不愿与野兽拼命。

天亮后，他自告奋勇地要上岸寻找淡水。

“为什么你要自己去而不留在船上呢？难道你不怕野人把你吃了？”

“假如有野人要吃掉我，你就赶快趁机开船离开，这样他们就吃不了你了！”

莱克的话让我很感动，他的回答证明了当初我把他留下来是对的。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同甘共苦、互相帮助，所以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于是我带上枪，莱克扛着两只大罐，一起向岸上走去。才走没多久，我们便发现了一个小湖泊，湖水

看上去澄净而鲜美。我和莱克合力装满了两罐子水，抬到船上去。

这是个很荒凉的小岛，我和莱克在岛上逛了半天，也没见半个人影，打了几只野兔。然后把野兔烤来饱餐一顿。

自从我们逃走以来，这是最轻松的时候。

## 黑人岛

在海上漂流了大约 10 天或 12 天，根据我的推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大概在加纳利群岛附近。这一带会有很多欧洲的船只，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希望能遇上欧洲船只。所以我们只在海上漂流，如无必要就不登陆。

为了取得清水，我们有时候不得不靠岸，但是都经过慎重的考虑，才敢上岸。也因为我们的谨慎小心，所以很幸运地从来没碰到食人族。

一次，我们来到一个小岛，岛上居然有人居住。他们一丝不挂，皮肤很黑，看见我们，便跑到岸边，友好地向我们招手。

“嗨！你们好！”

我也向他们打招呼，但是语言不通，我们无法交

谈。我看他们都没带武器，于是放心大胆地靠岸。

“请问能不能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清水？”

我把空的水缸拿出来，和他们打着手势，没想到他们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有两个较年轻的，立刻飞奔回他们的村社，拿了两块晒干的肉和一些粮食给我。看得出这些食物都是他们自己做的，虽然看起来并不很好吃，但是他们质朴的心意却令我十分感动。

正当我考虑着该怎样报答他们的好意时，远处突然传来两声野兽凶猛的吼叫声。人们惊恐万分，尖叫着四散逃开。我很快地给枪上了弹药并举起枪“砰！砰！”两声，射死了其中一只，另一只吓得逃走了。

“是一只豹！”莱克兴奋地大叫。这只豹全身长着美丽斑点，真是一只美丽诱人的豹子。

见猛兽已死，本来奔开的黑人也纷纷围过来看。他们对这只豹很感兴趣，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谈论些什么，不过大概可以猜出他们在谈论这只豹子。

于是我吩咐莱克拿刀把豹肉割下来分给他们。莱克立刻拿了一把锋利的刀，把豹皮剥下来，然后把肉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很感激我。

黑人们又回到他们屋里，搬来一些自制的土产品，另外还用他们自制的土缸替我们装满两大水缸的清

水。我想我已完全地获得了他们的友谊和信任。

## 海上获救

离开了那群可爱的黑人，我们又继续航行了十几天，因为船上有足够的食物和清水，所以我们都不打算靠岸。我和莱克每天都四处眺望，希望远方能出现一艘大船。

一天，我正在船舱里休息，莱克忽然在船头惊慌失措地高喊：“主人！主人！前面有一艘船……”

我赶紧跳出船舱。原来是莱克以为那艘船是来追捕我们的，所以如此惊慌。而等我看清楚那是一艘葡萄牙商船以后，他才放下心来。

因为距离太遥远了，那艘商船并没有发现我们，我只好对天空鸣枪求救……刚开始我很失望，因为他们似乎没听见枪声，不过幸好他们看到了枪响时所产生的烟雾——我想他们一定是借着望远镜的帮助，才发现茫茫大海中渺小的我们。

我和莱克以最高船速向那艘商船驶去。三小时后，我们终于赶上了他们。

船上的水手都来向我们询问，但我一句话也听不懂，因为他们说的是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或法语。最



后，终于有一个苏格兰籍的水手，用英语问我：“你从哪儿来的？”

我很高兴，便把我被海盗俘虏，当了一年多奴隶的遭遇，全都告诉了他。

“好！让他们上船！”

船长听了那个水手的报告，命人把我所有的东西连小艇在内，都搬到船上来。我非常感激船长的救命之恩，想把我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他，但被他拒绝了。

“现在我虽然救了你一命，但也许以后我碰到危难，也会有人来救我，所以你不必报答我。何况现在你远离家乡，又身无分文，你把东西送给了我，你以后怎么办？岂不是要挨饿？那我不就是救了你又害了你？”

船长说得很诚恳，使我对他感到由衷地敬佩。

“我们要前往巴西，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随我们到巴西去发展。”

善良的船长替我设想得很周全，他打算出八十银币买我的船。至于莱克，船长非常喜欢他，希望以六十银币买下他。

“不行！”我望着莱克那天真的脸庞，说：“这个孩子和我同甘共苦，而且我是靠他帮助，才恢复自由的，我没有权利出卖他可贵的自由。”



船长尊重我的想法，于是又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让莱克留在船上，直到他自己想离开为止。我征求莱克的意见，他也很愿意留在船上，我就答应了船主的请求。

经过二十几天的航行，我们抵达了巴西的港口，在那里，我告别了船长和莱克，然后就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 安逸的生活

在巴西没多久，船长介绍我到当地人家里去工作。他们有一大片甘蔗园和一个制糖厂，我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种植甘蔗和制糖的手艺。

看到东家生活得这么富有，我心里不禁涌起一股致富的渴望！幸好我很快地获得一张合法居留证，于是把所有的积蓄都买了田地，然后离开东家打算干一番事业。

开始的两年，我种甘蔗的收入只够维持生计，以后才又加种些烟草之类的作物。不过人手实在太少了，此时我才深切地感到不该让莱克离开。现在我只得独自努力工作。只是这和我的当初的愿望实在不同。本来我出外飘泊，就是为了到各地游历，如果继续象现

在这样生活，倒不如待在家中，舒舒服服的，不必吃这么多苦。又何必千里迢迢，到这荒山野地里讨生活呢？

我真是苦闷极了。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交往的朋友，虽然他们平常也很空闲，可是我和他们之间好像隔着重重隔膜，连一般的招呼也不打。我感到更孤独了，觉得自己真像一个被遗弃在荒岛的人。

幸亏当初带我来巴西的船长偶尔会来看看我。除了鼓励我继续种植甘蔗外，还给了我一个友善的建议：

“英国先生，”自从我们认识，他就一直这么叫我。“最近我会出海三个月，如果你信任我，不妨开一张一百镑的支票给我，我在英国帮你购置一些货物，带回来给你做些买卖。”

看他那诚挚的态度，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几个月后，他到了伦敦，从一向帮我保管银钱的女管家那儿支取到一百镑现金。他用这些钱替我采购了许多英国货。

船长不愧是买办货物的行家。像铁器这类耕作必须的工具，对我很有用处，而英国手工制造的其他货物，即使是块粗布，对巴西人来说也是十分稀罕。我把这些货物都标价出售，又赚了不少钱。

## 重拾航海梦

在巴西生活了四年，我已熟悉了当地的语言和风土民情，和那些土著成了朋友，而且和当地的一些商人也时有来往。我经常和他们谈我两次到几内亚航海的故事，以及在黑人岛的奇遇。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尤其关心买卖黑奴的事。在巴西，买卖黑奴必须得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的允许，因此巴西当时购买的黑奴极少，价格也很高。

一天早晨，有三个商人来找我，他们也像我一样，有人手不足的烦恼，所以想要航海到几内亚去带几个黑人回来作奴隶。他们问我肯不肯到他们船上，负责管理到几内亚买卖黑奴的事？他们还许诺我让我享有同样分配黑奴的权利，并不需要我任何投资。

其实，我只想继续垦植、买卖，过个三四年，赚到三四千镑就行了！但是我的心里很为难，一方面很想拒绝他们，一方面我抵挡不住航海的诱惑，于是我告诉他们我很愿意去，只要他们派人帮我照管甘蔗园，不让它荒芜就可以了。

为了谨慎起见，出发前，我还立了一份遗嘱——万一发生不幸，我的财产及产业，由当初助我到巴西的船长继承。

1659年9月1日，我再度上船了。这天恰巧是八年前我违抗父命，离家出走的那一天，也就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独自面对危险的一天哪！

我们的船载了一百二十吨的货物，带了六门炮、十四个人，往北驶向非洲海岸。船上并没有大宗货物，只有我们和黑人交换的一些简单货品，例如珍珠、玻璃、贝壳等其它零星的杂物。

一路上天气还好，就是太热。到了圣奥古斯丁角，那里渐渐深入海洋，不见陆地。十二天后，我们才驶到赤道附近。

有一天，飓风忽然来袭，一时之间，我们全都被弄得晕头转向。暴风从东南方向刮来，不久向西北方向吹去，然后又转成东北风。猛烈的飓风足足持续了十二天，我们只好任凭狂风支配。

在这场可怕的风暴期间，我们中有一人感染寒热病死了，还有一个男人和船主的孩子被风浪打进海里去。大约在第十二天风浪稍微转弱的时候，船主才测出我们的船是在圭亚那的海边，巴西的北部。然后他提出建议——既然船已经漏水，船身受到损坏，应该重新返回巴西去。

对此我持反对意见。我们再查看航海图，断定这时船正向无人烟的地方驶去，我们将毫无援助，于是

我们决定向巴西特岛前进，希望十五天后就可到达目的地。但是船航行途中，第二次飓风又来袭了。暴风把我们吹向西边那些没有人烟的区域，我想我们大概要被荒岛上的食人族吞食，永远也回不了巴西了。

一天清晨，船上忽然有人大喊：

“陆地！陆地到了！”

我在半梦半醒中醒来，立刻随着大伙儿冲出船舱外观望，以为真能看见人间的某处大陆。没想到是船触礁了！刹那间，船的引擎停止运转，船也停了下来，只有海浪在猛烈地撞击……我只感觉自己就要完了！

我们不知道现在船所在的经纬度是多少，也不知道我们被风浪驱赶到一个什么样的“陆地”，而狂暴的风浪依然肆虐，我们只得回到舱内。大家躲在舱内都不说话，每个人的脸色都毫无血色！我们互相对视，似乎每分钟都在等待死神的到来……目前，唯一的安慰就是这艘船并没有被完全损坏，而风势已经开始减弱了。

虽然风势减弱了，但是船既然已触礁，海水不断灌进来，也很难有脱险的希望。我们也知道在大船上还有一只小艇，我们可以坐上小艇逃生，但是怎样把它取出放入海里呢……

这时忽然有人喊：“船裂开了！”



现在我们的船真的无法挽救了。狂风依旧把我们冲向那些礁石，就好像死囚被带往刑场处决一样——灭亡已迫在眉睫！风赶着船又往前走了一哩半，忽然一阵像山那样高的巨浪压向船尾，这显然是致命的一击，船身立即倾覆，转瞬之间我们已被洪涛淹没……

### 海中求生

翻身沉入海里的时候，我已经神智昏迷，虽然我会游泳，但是我无法在巨浪里呼吸，只有任凭波涛把我冲向海岸。忽然，那波涛像用尽了力气似的退了回去，把我抛在半干的浅滩上。

虽然我已极度昏迷，但尚有一口气在，我看看自己——真是幸运，竟然搁在浅滩上。我勉强提起精神，鼓足力气朝内滩狂奔。但是此时身后又有一个大浪，像凶狠的敌人般扑向我，我只有尽力保持均匀呼吸，让身体浮在水面上。如果可能，我想趁海水再次上涌的时候，把我带上岸去。更重要的是，不能让它再把我卷回海里。

我极力屏住呼吸，尽可能地游向前进。这样浮在水面不到两秒钟，我感到痛苦已经减轻许多，呼吸也比较顺畅了。等到海水开始退回去，我就奋力向岸边



游去，不久脚已经能踏在沙地上了。直到海水完全退去以后，我拔腿就跑，使尽全身力气奔向内滩……

但是海潮忽然又卷土重来，把我撞在一块岩石上，由于冲力过猛，我立刻失去了知觉。幸好在下一个浪头还没有来的时候，我苏醒过来了，便牢牢地抱紧这块石头，等浪头退回去后，立即再跑。这一跑，使我终于上了岸。

我攀上峭壁，坐在草地上。虽然危险已经过去，可是我却精疲力尽，手脚都无法动弹。

等到精神稍微恢复，想起那些被大海吞没的同伴——一种不曾有过的孤寂和伤感在我心底涌起——是的，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我眺望那艘搁浅的船，心中默念：“上帝呀！我是怎么上岸的？”

当观察四周的环境后，我立刻绝望了——我全身湿透，没有更换的衣服；没有吃、没有喝，除了一把刀、一根烟斗和一小盒烟草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黑夜来临，我想到要是停留在这个地方，遇到夜间觅食的野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爬到树上去。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棵茂盛的大树，但有很多刺。我决定整夜坐在树上，同时想想自己明天如何死去。

我找了些清水喝，然后嚼了些烟叶，于是爬到树上，想办法睡得安稳，以免半夜跌下来。我还折了一根树枝用来自卫。因为疲倦之极，我睡得很香。

### 初登荒岛

等我醒来时，天已经亮了。天气很晴朗，也没有风暴，海浪也稍稍平静。但是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那艘触礁的船竟然被夜里涨起的潮水从泥中浮起来，被冲到我昨天撞到的那块石头附近。船距离我不到一英里远。我想回到船上去，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用得着的东西。

我从树上下来，沿着海岸往船的方向走。过去一看，却发现还有半哩宽的水流阻隔着，我无法走到船上去，只好暂时折回。中午过后，潮水已退去，我可以游近这船了。但是看着它，就引起无限的伤悲——要是它还完好，我们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上岸了！而现在的我却孤单一人，孤独凄惨。想到这儿，眼泪不禁又流下来。

可是悲伤又有什么用呢？我决定马上到船上去。我先脱下衣服，泅水过去。待我游近才发现爬上船的困难，因为船身高耸在水面上，我无法攀上去？在我

双手可及的范围，又没有可以攀附的东西。我在船旁绕了两圈，才看见一条绳子——这绳子在船头的锚链下面，我好不容易才把它抓住，攀登上船。幸好这船是搁浅在硬沙地上，而且船头朝下，船尾却翘出水面，所以船舱没被海水浸泡。

我走进舱内，查看各种设备，幸好都完好无损。我喜出望外，现在我只需要一艘小艇，把我用得着的东西都运到岸上去。我振奋精神，拆下两三根多余的船杠，来做桅杆，先用绳子绑紧，再把其它的木头并排对齐，两头用绳子捆紧做成木筏。我又从舱里找到两三片薄板，放在木筏上。试着在上面走走，发现木板太薄，上面承受不了很大重量。幸好我找到一把锯子，便把一根多余桅杆锯成三段，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固定在木筏上。这木筏总算大功告成。

现在我要考虑的就是该从船上带走什么东西。我先倒空了一些水手的衣箱，再把面包、饼干、干羊肉装进去。另外，还有一点剩余的麦粒，本来是准备在海上喂海鸟用的，我也把它带走。我继续找，发现了木匠的工具箱。这箱子对现在的我来说简直是太宝贵了，即使成千上万的金币也比不上它的价值，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扛到木筏上。另外，我又在舱内找到两支鸟枪、两把手枪，还有一小袋子弹，三大桶火药，还

有两把已经生锈的刀。

我把这些东西通通安置好在木筏上以后，才想到该怎么运回岸上？因为我没有桨和帆，又没有舵，即使最微弱的风也能把我的木筏吹翻。幸好这时有上涨的潮水向岸边涌去，我可以利用它；还有微风也可以把我向岸边吹去。我又回到船上找到两三支破桨，便出发了。

大约驶过一哩路，木筏已离我昨天着陆的地方不远。这里有一股潮水涌向内陆，我可以利用河流运货上岸了。但是我一不小心，使木筏一头搁浅在沙滩上，而另一头却向河中心倾斜，只要稍微一动，全部的货物就要滑落入水中。我努力把背顶住箱子，用桨稳住木筏，但用尽了力气，还是不能推动木筏。我又不肯改变原来的姿势，只有在那儿干着急。就这样坚持了半个小时，幸好水渐渐涨起来，我拼命划桨把木筏划进水道，最后终于脱离了危险。

但是河口倾斜得厉害，又没有的可以上岸地方，唯一的办法只有等潮水升到最高，把木筏紧贴岸地。于是我不再划动，以桨作锚，停止前进，静静等待潮水涨起来。

过了不久，河水果然升高了，把我的木筏抬高了一呎，我赶紧把木筏划到浅滩上，把两支桨插入水底

停住。等到海水渐退，木筏和货物果然都安全地留在岸上。

## 一线生机

我四处观测这里的海岸，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住下。但我不知道目前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在有人居住的岛屿？还是只有野兽出没的荒岛？

离我不到一哩路远有一座小山，这小山又尖又陡。我拿了一支鸟枪、一包子弹，费了好大力气，才爬到小山顶。放目远眺，顿觉前途凄惨！因为这座岛的四周都有大海围绕，除了远处几块大礁石，看不见其它陆地，朝西边约三哩路，还隐隐可见两个小岛。这海岛荒无人烟，只有野兽和许多飞禽。但是不知道它们是什么飞禽，如果杀了，不知道可不可以吃？

下山时，我射杀了一只鸟——当它栖息在森林边的一棵树上时。我相信这声枪响，是此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枪。因为我开枪不久，森林中就飞出无数的禽鸟儿，鸣声四起，十分骇人。

我回到木筏上，搬货物上岸。

现在，我只能尽我所能保护自己。我把带上岸的箱子、木板围成一圈，又在中间搭了一个草棚，作为



夜晚栖息处。

我还想再回到船上运回更多有用的东西，尤其是绳索和帐篷之类。认真考虑之后，我觉得带木筏虽太不方便，因此决定等潮水退后，便游泳过去。

游上船后，我又做了一个木筏，由于有了经验，这回做起来容易多了。我从木工间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两三袋铁钉，两把大斧头，还有一只磨刀砂轮。另外有几样炮手的東西，像三部起重螺旋机、两桶子弹、七把手枪、一支鸟枪，再加上一小堆火药。除了这些东西外，我尽可能地找到一些衣物、一张吊床和几床被褥。有了这些东西，我的心安稳多了。

本来在离开我住的小岛时，我很担心粮食会被岛上的动物吞吃，幸好我回来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不过，在一口箱子上有一只像是野猫的动物蹲在那儿。当我走过去时，它跑出去几步，然后站定，态度自若，定定地瞪住我，毫无惧色，我举枪向它瞄准，但是，它好像不懂枪是怎么一回事，仍旧站着不动。于是我丢给它一块面包，它走近嗅了嗅便吃掉了，吃完又蹲坐着看我，可能是还想吃。我不理会它，因为我的食物也不多，于是它就跑掉了。

我把第二批货物搬上岸后，用带回来的帐篷和桅杆，搭成一个小帐篷，把那些易于损坏的物品，都放

在里面；再把空箱和空桶搬到帐篷周围，圈起来作为屏障。

我用几块木板堵住帐篷的入口，把一只空箱竖立在入口处。然后在地上铺了一张床，把手枪在身边。由于今天劳累过度，我倒头就酣然入睡了。

现在我已拥有一个“火药库”，不过我仍然不满意，因为我一看到搁浅在那儿的船，就觉得应该尽我所能，把船上的东西全部搬回来。所以每天当退潮时，我便登上船。特别是在第三次，我找到许多细绳和几根小绳绞成的大粗索，这样我更加安心了。

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有一次上船，我居然找到许多粮食。本来这样来回搜索已经有五六次，我想不可能再从船上找到什么好东西了，但是在一个舱房的角落里，我竟意外地发现一大桶面包、一箱的糖和一桶完好的面粉。惊喜之余，我立即倒空面包桶，把面包用已撕开的帆布一包包地包好，然后安全地把这些粮食运回岸上。

现在，船中所有便于携带而又容易搬运的东西，全部被我搬光了。我开始把斜桅杆和后桅杆都砍下，做成一个大木筏，想载一些又大又沉的货物。但不幸得很，由于这木筏过于笨重，又因为超载，不能够航驶自如，最终翻了，我和货物都掉到水里。我自己虽

然没有什么大的损伤，但是货物大部分都已丢失，特别是丢了铁具，这对我是莫大的损失。

等退潮之后，我费了好大工夫，才把锚和缆索找了回来。

我在岸上已十三天了，到船上去取东西共十一次，要是天气能继续好下去的话，我想我可以把船上的所有东西——不管有用没用，只要能拆下都带上岸来。但是当我准备第十二次出发上船时，突然起风了。我趁目前水位还低，依然上船去搜索，竟意外地发现一只抽屉又有锁的木柜，里面有剃发刀、大剪刀，而且还有大约三十六镑的银币。

“无用的东西！”见了这些钱，我不觉好笑起来：“你们在人类的社会，能主宰众生的命运，然而落在这荒岛上，不过和沙泥一样！”

本想把这些无用的东西扔了，迟疑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把它包在帆布内带走。

我想再做个木筏，但这时乌云密布，风也开始刮起来了。刹那间，暴风已从海面上刮过来。风这么大，做木筏也没有用。在潮水还没涨到这里之前，我必须离开，否则永远也到不了岸。

好不容易游上岸，回到帐篷，我忙着把所有的“财产”都搬到帐篷里。狂风整晚都在吹，第二天早晨我

向外一望，船已无影无踪了。

## 安家工程

当前我最关心的是怎么保护自己，要是岛上有野兽或野人出现，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在帐篷的泥地上挖一个洞藏身呢？

这块地方太低、太潮湿了，并不适合居住；而且又太靠海，恐怕大潮来时会发生意外；尤其是缺少淡水，因此我决定去找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地方。

其实，能符合条件的地点并不少，但后来我又考虑——我的住处必须近海，才能随时看见海上航行的船，不会失去求救的机会。但是要找近海而又安全舒适的地方就太困难了。

我找了足足半天，才在一座小山壁旁边找到一块小平原。那座山的前面象一堵又陡又直的墙，因此不用担心有野人或兽类从山顶下来。山壁旁边有一个稍微向内凹入的洞穴。这个地方真是太好了。

在凹穴前面有一块青草地，草地尽头则是高低不平的低地，斜下去直到海岸旁。这里位于西北面，还可遮住阳光避去暑热，每天等阳光照到这个地方，就已经是太阳下山的时候了。所以我决定在这里搭建帐

篷。

我先在凹穴前画了一个直径二十码的半圆形，竖起两排坚固的木桩；然后用几条粗索，把它们圈起来。在两排木桩中间，横放一条条木柱，筑出约有两呎半高的篱笆，可防止人或兽闯入。当然，为了干这些事，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力气。

我在洞穴大石边搭了一个帐篷，不但有稳固的柱子支撑，还用干草堆起大概有两呎的墙，所以非常坚固。平常就用一把梯子从篷顶翻进翻出，等到我进了帐篷后，便可把梯子收回去。如此我才觉得安全。

“寓所”造好，我又费了好大的劲，把一切财产包括粮食、工具、武器都搬进来。因为怕狂风暴雨的袭击，我又在大帐篷里做了一个小帐篷，再用一块大的防水帆布罩着大帐篷的顶，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我把前两天挖出来的泥和砾石都堆在篱笆旁边，并且在帐篷后面挖了一个洞。就在一切快要完工的时候，忽然乌云满天、暴雨倾盆，接着是电闪雷鸣，我的脑海里猛然想起：

“啊！我的火药！”

一想到这里，我就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只要一声响雷，就会把我的火药全都引爆。这些火药就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得靠它保护和猎取粮食。而且如果火药



着火，我自己也难逃一死。

于是在暴风雨过后，我暂时放下其他工作，开始着手弄一些藏火药用的袋子和箱子。

那些火药大概有 140 磅重，我把它们分开来装在帆布包里，分放贮藏在不同地点，并且用记号标明放的位置，以免日后忘记。这样如果遇上不测，火药不会立刻都燃起来，也不致到处蔓延。至于已经受潮的火药桶，不必担心它的危险，所以只放在地窖内。另外，我在岩石的缝隙里也藏了一些火药，以免受潮。

我用两个礼拜完成了这些工作。在此期间，每天我至少外出一次，一方面猎取些兽类，一方面我得努力熟悉这个岛的环境。

我第一次外出，就发现岛上有山羊，这真令人高兴！但是它们非常容易受到惊吓，跑的速度又快，所以不容易捕捉。但我并不灰心，我找到它们栖息的地方，便埋伏在那儿静静等待。我发觉，当它们在山下吃草，而我在高处守候，它们是不会注意到我的。

第一只被我杀死的是只母山羊。当时，它旁边还有一只小羊正在吃奶。我觉得自己非常残忍，因为母羊倒下去的时候，那小羊还站在旁边不走。而且当我把母羊扛在肩上带回，小羊还跟在我后边一直跟着我回到家。

## 幸与不幸

虽然我把栖身的住所弄得很安全舒适，可是一个人流落在这荒凉的海岛，仍不免觉得前途黯淡！如果不是狂风吹翻了船，我也不会被抛弃在这里。而我那十多个同伴也不致死得那么悲惨，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

谁能拯救我？我想我只有鼓起求生的勇气，和大自然搏斗了。

自从沦落荒岛以后，对于日子我都记不清楚，但据我的推测，现在大概是十月秋季时节，因为我看见太阳正在天空中央。至于这岛的位置，大概在北纬九度和十度之间吧！

因为没有纸笔，也没有墨水无法计算时日，所以我在一根木柱上，用刀刻着下面几个字：

“鲁滨逊于 1659 年 10 月 4 日登上此岸”

我把这个柱子做成大的十字架，插在最初我登陆的海滩，又在帐篷里另外一根柱子上，每天用刀刻一道凹痕；逢第七个凹痕就刻得长一些，表示是礼拜日；每月第一天的刀痕，又刻得比这更长。这就成了我的日历了，我靠它计算日子。

后来我仔细检查那些从船上带回来的东西，找到指南针、望远镜、航海图这类东西，还有书籍、墨水瓶、钢笔、横格纸等文具，这些我都小心地保管着。偶尔我觉得抑郁，就看看书解闷，或是拿起笔来在纸上乱写些东西，那样我会过得更快乐一些！

此外，我还养了两只猫和一只狗——它们是除我之外，破船上幸存的生命。它们都很活泼可爱，能排遣我的寂寞。特别是那只狗，做了我十几年忠心可靠的奴仆呢！

由于工具缺乏，使得我做每件工作都很困难。光是把洞穴的围篱做好，就花了我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每一根围篱用的木桩，我都得到森林里去找，然后砍下来，砍下来后，搬回家更是费时费力。刚砍下的木头十分重，山路又崎岖不平，所以不能拖着走，只能慢慢地推滚。等到推回家了，又要把木头竖起来，再把它敲到土里去，真是又麻烦又辛苦。

要不是沦落在这种环境里，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这么能干呢！

现在，我决定把身处艰苦的环境和沦落荒岛的情形，详细的描写出来，一方面发泄心中的烦恼，同时又可留给以后来到岛上的人读。

到这种地步，我对于自身的遭遇已经想得很透了

——我知道在这世界上任何环境中，没有绝对的痛苦；因为不幸之中，有时也有幸的成分。我们时常在最痛苦的经历里，找到能安慰自己的东西。于是我用一种平和的心境，把自己幸与不幸的经历描写下来——

我不幸被抛在一个荒凉的岛上；好像被人类社会遗弃——失去自由的梦想！没有衣物遮蔽我的身体，也没有武器或工具抵御那野兽或野人的残暴凶狠！这里不闻人声，不见人影，这是多么可怕！我竟不幸与世界隔绝，忍受那饥饿、危险、郁闷、寂寞的生涯！但是我又为自己庆幸，同伴们都葬身海底，唯有我——真幸运，还活着！要是被抛在完全光秃秃的岛上，我一定饿死无疑；要是被抛在北极的冰洋中，我也要寒冷而死！幸好在这岛上未见有野兽伤我，像我在非洲海岸所看见的那样。可幸船虽破了，却供给我一船的食物，使我的生命留存。

## 第二章 穴居生活

### 记日记

我从船上搬进洞穴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几乎占去了所有的空间，挤得我都无法转身。所以我往里扩大洞穴。幸好这里的砂石很松，很容易就完工了。另外我在岩壁上开了个石门，当作出入口。

现在我开始有时间来考虑需要哪些东西了——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用来写字、吃饭和放东西。

虽然我没有制造这些东西所必须的工具，只有一把小斧头。但我自有方法，我先用斧头砍下树干，再把树身两面削平；一直削到薄得像木板，再用小斧尽量把它弄得平滑些。虽然这个方法很笨，要花费好大的工夫，但是这样的环境里，我别无选择。我费了很大精力，终于把桌椅完成。

另外，我还做了一个大木架，用来放钉子、斧头等工具，我又把一根木头敲进岩壁，用来挂枪和其他的东西。

从现在开始我决定每天记录下自己的生活情况。



起初，因为比较忙，我总是没有顺序地随手摘记。同时因为心情上始终不能平静，我的日记充满许多忧闷、抑郁的事。后来因为墨水快没了，我不得不中止了记日记。

1659年9月30日——10月4日

我，这个不幸的鲁滨逊因为航行中遇到风暴，不幸船撞翻了，同船的伙伴全都遇难死了，只剩下我——鲁滨逊，死里逃生，来到这人迹罕至的荒岛上。在这荒凉的岛上，我过着人世间所没有过的痛苦生活，没有吃，没有穿，也没有武器，更没有可以栖身的住所。

前途渺茫，毫无出路，我只有死路一条——或被野兽吞食，或被野人杀戮，甚至饿死。黑夜来临，我害怕野兽侵袭，就爬到树上，蜷缩交错在枝桠间。虽然忧心忡忡，可是我又累又困，尽管下了一夜的雨，我却仍睡得很香。

10月5日

早晨，我十分惊奇地看到那艘破船随浪潮高涨浮出水面漂进海滩，离这座岛很近。见到船身尚好，还没有成为碎片，这带给我一丝希望——风浪平息，我可以上船，或许能找到食物和别的必需品。但是看到这些东西，总使我想起死去的同伴，又增添了我的悲伤。要是他们还活着，也许我们可以把船修好，一

起齐心协力，逃离这可怕的荒岛，重回文明世界。然而这一切，只是我的幻想。

一整天我都在被这些事所折磨。

10月6日——19日

这许多天，我的时间都耗在从大船上取东西之上了。我尽可能地从破船内搬出东西，潮水上涨时我便把货物放在木排上，运回岸上。

经常下雨，看起来正是雨季。

10月24日

真倒霉，我的木排翻了，上面的货物，也都掉到海里。还好是在水浅处，在退潮时，我把它们都找回来了了。

10月25日

整日整夜地下雨，还夹杂着猛烈的风。大船已被海浪击成碎片，退潮时见到船的残片，真令我伤心。

这天，我把从船上运回的东西安放好，以免受风雨的侵蚀。

10月26日

我几乎整日在河边溜达，想寻找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我的要求不高，只要地势安全，在夜间免受野兽或野人的攻击。

天黑的时候，我终于在一块岩壁底下，找到一个

合适的地方。我在那儿画了一个半圆形的记号，准备在这里筑一道围墙。我用双层大木桩把它围起来，再用缆索捆紧，中间横放木柱，十分坚固。最后我在山石底下，竖起了帆布帐篷。

10月27日——30日

这些天我都在不停地工作，把所有的东西搬进新居，即使下起大雨，我也没有停止工作。

10月31日

早晨，我带枪到岛上去寻找食物，顺便熟悉熟悉地形。我打死了一只母羊，它的小羊也跟着我回来。后来我也把小羊杀了，因为它不吃我喂给它的食物。

11月1日

我在岩壁下支起帐篷，并为了扩大居所，打了几个木桩，挂上吊床——这是我上岸以来第一次睡在床上。

11月2日

我把所有的箱子、桌子、木板、木料围起来当作篱笆，同时隔出一小块空地当作我的营地。

11月3日

今天我带枪外出，杀死两只象鸭子一样的飞禽。下午，动手做了一张桌子。

## 步上正轨

11月4日——5日

我制订出自己作息的时间表：狩猎、休息、工作、睡眠的时间安排。每天上午，如果不下雨，便出外打猎三个小时；然后回来劳动；11点吃午饭；从12点到2点是午睡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天气特别热；黄昏时再工作，觉得累了之后便上床睡觉。

11月6日

早晨散步归来，我继续做桌子。下午桌子终于做好了，但我不怎么满意，不久我又把它改进了一下。

11月7日——12日

天气开始转晴，人也觉得清爽了。

从7号到今天，五天的时间（11日是礼拜日）我都在做一张椅子，好不容易才大致做成。但我始终不满意，就是在做的过程中，也又拆又做好几次。

我有时忘记了在柱子上用刀刻痕记日子，所以现在把日子搞混了，搞不清哪天是礼拜日。

11月13日

今天下雨，地上有了凉气，让人神清气爽；但是伴随着可怕的雷鸣和闪电，我非常担心我的弹药会着火。还好雷雨一会儿就停了，我决定把火药分成尽可

能多的小包，以防出事。

11月14日——16日

这三天的时间，我全花在做小盒子上。每个盒子大概可装一两磅的火药。火药装好后，把它们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每个盒子相隔很远。

这三天中有一天，我还捕到了一只大鸟，肉很鲜美，但我不知道那叫什么鸟。

11月17日

今天，我开始挖掘帐篷后的岩壁，以便放更多的东西。做这件工作，我得准备三样工具——鹤嘴锄、铁铲和畚箕。目前我不能马上开始工作，而是得先搞到这几样工具。鹤嘴锄我可以用船上的铁锚来代替，虽然笨重了些，还凑合能用；铁铲和畚箕却是绝对需要的。没有它们，将无法进行工作。

11月18日——22日

今天我在树林里发现一株木质坚硬的树，在巴西人们叫它铁树。因为木质坚硬，几乎把我的斧头砍坏。我把木料带回家，把它一点一点慢慢削成铲子的形状，这完全是我自己设计的。

我还缺少畚箕或手推车。畚箕，我不可能做得出来，因为没有柔软细韧的小枝可编织。手推车倒还比较容易，麻烦的是做车轮，不知如何着手，最后终于



因此而放弃。我只好用一只大木桶装载挖出来的泥土，再把它滚到洞外去。

11月23日——12月9日

前些天，为了制造工具我暂时放下其它工作，等到造好后，便开始继续挖大洞穴。

每天都在工作，不停地挖土。虽然每天的成果不大——因为这种活我没做过，而且工具太粗糙。但是18天后，我原来的洞穴更加宽敞方便了。

现在我已有了厨房、厅室、地下室等杂物间。只是在雨季来的时候，因为雨下得太大，无法保持干燥，后来我想办法竖了几根长柱靠在岩壁上，上面再盖些大树叶挡雨。看上去就像一间茅屋。

12月10日

我的洞穴已经挖好，没想到突然从洞穴顶上的一边塌下一大片泥土。如果我正好在“天花板”下面，一定被活埋。我简直吓坏了！

这样我又有活忙了，首先我得把泥土铲出来，然后还得用木板撑住天花板，防止泥土再掉下来。

12月11日——16日

今天我在洞穴里竖起两根柱子，撑住天花板，又在两根柱子上交叉放两块木板。大约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才把屋顶巩固了。

12月17日——19日

在这三天时间里，我在洞里搭了个木架，好放置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另外，我又在柱子上敲进许多木楔，把能挂的东西都挂起来。

这样，我屋内的一切，渐渐显得井井有条了。

12月20日——23日

今天我把所有的东西搬进洞内，并开始布置房间。又搭上几块木板，把碗碟和食物放在上面。后来又做了张桌子，但是木板愈来愈少了。

12月24日

整日整夜下大雨，无法出门。

12月25日

整天下雨。

12月26日

今天没下雨，地面较先前凉爽、舒服。

12月27日

今天我射死了一只山羊，打伤了另一只山羊的腿。我把它带回家，细心照看。后来它渐渐温驯了，待在洞穴前的草地上吃草，也不逃跑。

这引起我再驯养几只动物的欲望，这样将来弹药用完无法打猎时，就有东西吃了。

12月28日——31日

天气极热，只能在家整理内务。

1660 年 1 月 1 日

今天依旧很热，白天呆在洞穴里，只有早晨和黄昏才出去。傍晚时分我深入岛中的山谷，发现了许多山羊，羊儿生性胆小，很难捕捉，于是我决定下次带狗来帮我猎取山羊。

1 月 2 日

今天带着狗进山谷追捕山羊，但没成功。山羊反而成群地盯着我们，狗害怕了，不敢走近它们。

1 月 3 日

今天我花了很长时间加固围墙，因为我害怕会遭到野人或动物的攻击。

## 发现麦子

建筑防御围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开始工作的那些日子，大雨耽搁了我的工作。等围墙建成后，已经过去好几个礼拜。虽然我筑的墙并不怎样，但是每一点一滴的工作都十分艰辛。特别是要把木桩从树林里运回来，再把它们敲进土中，累得我浑身疼痛。

围墙完工以后，我又在篱笆外堆起一层草皮，使它紧贴着围墙。我想即使有人来到小岛，也不会看出

这里有人住，这样可以免去不少意外。

每天，只要不下雨，我总要到树林寻找食物。一次，我发现一种野鸽，它们并不像树林中的鸽子住在树上，而是住在岩石缝隙里。我捉住几只小鸽子回来精心抚养它们。可是一到它们羽翼丰满，它们就都飞走了，也许是因为我没有东西给它们吃吧！有时我因为外出打猎而忘了喂它们。不过我经常能找到它们的窝，逮几只鸽子回来吃，它们的肉可是非常鲜美的。现在当我料理家务时，经常发现我还缺许多东西，当然，有些东西对我来说是绝对做不了的。比如，我就做不出一只木桶，因为我无法把木条箍紧而又不致于漏水。

但我最缺乏的还是蜡烛，每天天一黑，我就不得不睡觉。我记得在非洲历险时，曾有一大块蜂蜡，但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我唯一的补救方法，是每杀一只羊便把羊的油脂留着，再用一根麻线来当作灯芯。这种自制羊油灯虽然没有蜡烛那么明亮，但总算能照明。

有一天，我在帐篷前的泥地上看见几根绿色的小草，开始我以为是岛上不知名的野草。又过了些日子，这些茎都长出了麦穗。我大吃一惊，原来是大麦，同英国的大麦一模一样！

看到这些我如获至宝，兴奋地流下泪来。这是我维持生命的支柱，是我在这荒岛上的重要粮食。

我不知道这些麦子的来历，所以我以为这是上帝的恩赐，于是找遍岛上每个角落，希望能再发现这种大麦，结果一棵也没找到。直到后夹偶然看见一只布袋，才想起自己曾在那里抖过谷粒袋子。

原来，我曾在破船上发现一只装麦粒的布袋，但袋里的麦粒都给老鼠偷吃了。只剩下一点细屑碎末。几个月前，我想用这布袋来装火药，于是把布袋抖落干净，没想到有些麦粒竟发芽、抽穗，给我带来了希望。

六月底麦子成熟，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麦粒保存好，留着打算重新播种，希望能早日收获，然后我就能吃到米饭和面包了。

可惜第一季撒下的麦粒没有出苗，因为我在旱季之前播种，时机不对，所以麦苗根本长不出来。

但是我没有绝望，因为我还保留着一些种子。

## 大地震

4月16日，围墙筑好的第二天，我正在帐篷边忙碌着，忽然，洞顶的石壁以及洞里的木柱发出噼啪断



裂的响声。我吓得要命，一时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为洞穴要塌了。

我怕被埋在洞里，赶忙奔向梯子，也不管那边是否安全。等我翻过围墙，才知道这是一场可怕的大地震。因为站在地上，所以我能感到我脚下的土地震了三次。不难想像这三次震动，可以倾覆这里最坚固的建筑。在我前面约半英里靠海的一座山顶上，一块大岩石倾落在海边，发出我平生从未听过的可怕巨响。海水被震起滔天巨浪，看来海底的震动一定比岛上的还要强烈。

这次地震，吓得我魂飞魄散，几乎昏了过去。

第三次震动结束后，我才渐渐恢复知觉，但我只能静静坐地上，情绪低沉，心烦意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会儿，起风了，大约不过半个小时，就变成了可怕的飓风。大海波涛汹涌，渐渐淹没了海滩，岛上的一些树木也被连根拔起……风暴足足刮了三个小时，才开始缓和下来，而大雨却开始倾盆而下。

我一直像个傻子般坐在地上，惊恐万分，后来想想地震已经过去，于是我站起来，顶着大风大雨跑回帐篷。

雨愈下愈凶，帐篷看上去要塌了，我赶紧在地上挖了条水沟，把水引到外面去。发现不再有地震的余

波出现，我安心多了。

我喝了一小杯甜酒，让心神安定下来，于是开始思考目前应该做些什么，最关键的问题自然是地震。如果岛上地震不断，我就必须想办法在平地上盖一所茅屋，四面围着围墙，防止野兽或野人的攻击，而且免去被活埋的危险。想到这，我决定搬离这里。但是目前，我还是得冒着被活埋的危险，继续住在这里，同时开始着手建设新居。

第二天，我就开始选定围场，埋下桩子，建筑围墙，一步步地进行新居工程。

我感到自己的粮食所剩不多，我很担心，决定每天只吃一块面包。

5月1日

早晨看海时，我看到有一件什么东西在海上。我走近去看，原来是一只大桶，也许是被昨夜的大风雨吹到海滩的。

我脱下衣服游水过去，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捞起来。原来是满满一桶火药，但已浸水，火药结成块，坚硬如石。不过我还是把它滚到岸边。

## 患病

5月4日

今天出去捕鱼。但捕到的鱼我一条也不敢吃。正想离开，却捉到一只小海豚。我把它晒干后吃。

5月5日——6月15日

每天，我都辛勤工作，除了吃饭，我把时间都耗在那艘破船上。现在船上所有的东西，都被我善加利用，所以我得到很多的木料、木板以及大量的铁器。利用这些材料，我真想造一艘象样的小艇，如果我会造的话……

6月16日

今天我在海边发现一只大海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海龟，不过捕捉它我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6月17日

今天我把昨天捕到的海龟煮了。我在海龟的肚子中找到六十个蛋。海龟肉鲜美可口，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自从来到这个荒凉可怕的小岛，吃的只是羊肉和鸟肉，再没别的肉可吃。

6月18日

下了一天的雨，我呆在家中没有出去。最近，一下雨就觉得冷。天气变得有些凉了，我知道像这样的

情形，在这种纬度的地区并不多见。

6月20日

整夜不舒服，头痛得难以忍受，同时全身发热。

6月21日

真麻烦，我病了，病得很厉害，一想到自己悲惨的处境，害怕得要死。既无人照顾，又没有医生治疗，怎么办呢？这天心神混乱。

6月22日

病情稍有好转，不过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6月23日

唉！病又严重起来，浑身又冷又抖，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头痛。

6月25日

我患的是严重的虐疾，足足发了七个小时，忽冷忽热，出了一身汗后感觉好了一些。

6月26日

病好些了，但仍感全身虚弱。因为没有东西吃了，我只得出去打猎。打死了一只母羊，好不容易拖到家里，割一大块羊肉烤了吃。我本来想把肉炖了吃，不过这里没有锅子。

6月27日

可怜的我，虐疾又发作了，我整日躺在床上，不

吃不喝，发烧得厉害，不知不觉昏睡过去。一直到半夜才醒过来，身体依然虚弱，口渴得要死，可是家中没有一丁点儿水，得等到明天早上出去寻找，所以我只好继续睡。

天快亮的时候，我又睡着了，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我好像正坐在围墙外的草地上，地震后的狂风席卷大地，恍惚中看见一个人驾着黑云拥着一团亮光落在地上。他全身光亮得像火一般，面目狰狞。当他的双脚踏在地上，大地竟颤动起来，就像地震一样，同时整个天空也好像充满了火光。

他向我走来，我清楚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长矛，像是要杀我。当他走到离我不远的一块高地上，开口对我说：

“看到这许多事情，还不能使你回心转意吗？你只有死路一条了！”

他的声音冷冰冰的，很可怕。说完就举起长矛向我猛刺。我害怕极了，立刻惊醒过来。

可是精神上遭受的恐惧，即使在醒来后，依然还在梦中一般。我全身颤抖但始终无法忘掉内心存留的恐怖印象。其实我明白，梦中人使我深深地忏悔。

我想到了父亲的教导，朋友的劝解，母亲的教养，



现在全部被我抛弃了！八年之中，我不断遭遇到海上的噩运，和那些像我一样可恶和鄙俗到极点的人来往，我没能报答辛苦把我养大的父母，我没能好好体会到他们谆谆教导，我把自己陷在一种愚蠢、毫无良知的境地。我可以说是天下最固执、最无知的人。

啊！现在我沦落在如此不幸的境地，即使竭尽全力苦苦挣扎，也没有谁能再帮助我、援救我了。

我亲爱的父母啊！你们可知道你们的不肖子正跪在地上，向你们深深忏悔吗？

## 治病偏方

6月28日

一觉醒来，发现寒热全退，精神也好了许多。我起床准备食物。

我盛了一大瓶子水，烧开后，再兑入四分之一品脱的酒，让它们调和在一起。然后我取了一块山羊肉，在火上烧，这样就是一餐了。饭后我四处走了一下，感到浑身没有力气，只好待在家里。

晚饭是三个海龟蛋。

吃完饭，我试着出去走一走，但是身体太虚弱，连枪托都端不住。而我出门一向都要带枪的，所以只

走了一会儿，便坐下来看海。海在眼前平静安详，天上的云彩变幻多姿，处在如此祥和的环境里，我想起了早已遗忘的遥远的故乡。一时间，眼前的景象似乎都改变了。

我好像听见父亲在责备我，看见母亲因思念我而哭泣。当初我那么固执，不理睬亲戚朋友的劝告离家出走，以致落到今日的下场。现在我病了，有谁知道呢？想到这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孩子，不要难过。”忽然，一个温柔亲切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不要放弃你从危难中搏斗出来的宝贵生命呀！在强盗的手中你没有死，在非洲的冒险中你没有死，在触礁的船上你没有死……经历了这许多危难，你仍然活着，你的生命是何等的可贵与光荣！你应该好好爱惜自己啊！”

我惊呆了，正要看清楚是谁时，我的神智恢复了。哪里有人？只有我一个人而已。走回我的营地，躺在床上，可是思绪混乱，不能成眠。我只好坐在椅子上，点上油灯发呆。

夜里我一直担心虐疾复发，忽然间想起巴西人用烟叶治病的偏方，于是取出一卷烟叶，也想试试看效果。

其实我并不知道怎样使用烟草来治病，也不知道

是否有效。于是我试了几种方法——先取一片烟叶，放在嘴里咀。这一咀，使我神志不清。因为烟草还是青的，味道很猛烈，而我不习惯吃烟叶。我又试了别的方法，把烟草在酒里浸一两个小时，等到睡前再服用。最后，我把一些烟叶放在煤上烧，尽量把鼻子凑近烟气，据说熏热气能祛寒提神。

夜色渐暗了，烟草已经薰完，我喝了一杯烟叶酒睡去。

第二天醒来，顿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而且觉得肚子饿了。

## 美丽的山谷

体力渐渐恢复，我可以带着枪出去了。

从7月4日到14日这十天，我的时间太多用来带着枪外出散步。每次走路总是很缓慢，我想每个人大病初愈后都是这样的。

这场病使我懂得在雨天外出，对于健康是有害的，尤其是在狂风中的大雨之下，更有危险。在燥热的季节，大雨总是伴随着狂风。我看出这种雨比9月和10月的雨，更具危险性。

算算日子，来到这个倒霉的荒岛上已经有十几个

月了，所有获救的希望已化作泡影。我坚信这里从来没有人类出现，现在，我最渴望的是在岛上搜寻到过去我所不知道的物产。

7月15日这一天，我开始对这座岛进行详细的考察。

我先向小河方向走去。在小河两岸发现了许多大草原，都被一片绿油油的草覆盖着。我发现许多新鲜的烟草，长得又大又壮，还有许多其它不知名的植物。

后来又看见几株野甘蔗，但因为缺乏栽培，所以长势不佳。

第二天，我仍旧去到昨天去过的地方，然后又继续走得更远些，走到小河的尽头，眼前是一片蓊郁的树林。我在林中发现甜美的西瓜，还有翠绿茂盛的葡萄藤，攀附在别的树上。树上满是葡萄，一串串地垂下，现在正是果实累累的收获时节。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不过我的经验告诉我，不能吃葡萄太多。以前在巴巴利登岸的时候，那里的英国奴隶因为葡萄吃得过多，都患痢疾和热症死掉了，不过对于这些葡萄，我想出一个上好的办法，就是先把它们晒干，制成葡萄干再收藏起来。

那天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我采取了最初在岛上爬到枝桠交错的树上睡觉的方法。

第二天一大早，我继续考察，走了将近四哩路。

我一直朝北走，不久，在路的尽头，出现一片旷野。那里有一汪清泉，从山侧潺潺流出，向东北方向流去。旷野里还盛开着许多不知名的花朵，一片烂漫。这里如此清新茂盛，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气息，简直就是一座多姿多采的花园。

站在这风景迷人的山谷旁边，看看泉水、花木，我几乎怀疑它的真实。我怀着一种闲适的心情，接受这大自然恩赐。这里全都属于我，任我赏玩和遨游，我是这里的国王。

走近一处森林，我发现那里生长着许多椰子树、橘子树、柠檬树和佛手树，简直就是个天然的果树园。因为是野生的，所以它们结果不多，我摘了几个青的佛手，用它来泡茶喝，既香又补。如果用它的汁水调和，喝起来更凉爽可口。

现在我有事可忙了，我可以把葡萄、佛手、柠檬贮藏起来，留作食品。

我先带一些水果回家，改天再带着布袋来把其余的带回去。我花了三天时间才到家，但还没到家，葡萄就烂掉了，佛手倒还好好的。

回家后我做了两个小布袋，准备再去装回那些水果。不过，当我再到那里，发现葡萄抛散在各处，被



践踏得粉碎。从这情形来看，我想附近一定有野人或野兽出没。

我采取了一种较好的办法——采集许多葡萄，把它们挂在树上晒干。至于佛手和柠檬，我就尽可能多带回家。

旅行回来，想起那美丽迷人的山谷，我不禁想在那儿搭个小屋。

不过转念一想，不觉又犹豫起来。现在住在海边，还有一线获救的希望，而且说不定会有和我一样倒霉的人，流落到这个地方来。如果把自己封闭在岛中深山密林里，就象是坐牢一般。所以不管怎样，我都不该迁往别处。

尽管如此，我还是对那个旷野念念不忘，于是我在那里搭了一个小屋。在屋子四周，用矮树围了一道树篱，再又用重木桩做栅栏，牢固得很。我有时可以连着两三夜住在那里。这样一来，我不但有一个海滨住宅，又增加了一座乡间别墅。

### 旱季雨季

这几天总是阴雨绵绵，食物快没了，我不得不冒雨外出两次，捕杀到一只山羊，另外捉到了一只海龟。

我每天定量配置食物——早上是一挂葡萄干，午餐吃一块山羊肉或海龟肉，晚餐是两三个海龟蛋。我必须设法弄到更多吃的。

现在我已大致推算得出岛上的旱季和雨季的规律

---

这个地方一年的季节，并不像欧洲那样冬夏分明，这里只分作雨季和旱季。

划分结果是这样的：

二月下半月到四月上半月，共两个月，雨季，太阳位于赤道或靠近赤道。

四月下半月到八月上半月，共四个月，旱季，太阳位于赤道北。

八月下半月十月上半月，共两个月，雨季，太阳回到赤道上。

十月下半月到二月上半月，共四个旱季，太阳位于赤道南。

至于雨季时间长短，由风向而定。根据这些经验，我可以事先准备好食物，以备雨天到来，待在屋里也不必挨饿。

我曾保存过一些大麦的穗，——从我的方向看去，太阳在南面，我自认为现在应该是播种的时候了。于是我用木铲开垦了一块地，准备用来播种。

但是旱季节很快就来了，土地因为没有雨水滋润，又没有地湿气所以影响了种子生长，我只得找一块较潮湿的土地再次尝试。大约在二月春分之前，我又播下了一些种子。三月和四月雨季来临，种子终于发芽了。

因为担心再像上次一样失败而“绝种”，我播的种子不多，所以收获了不到半斗麦子。但是这次播种成功，使我逐渐掌握了播种的时机。这期间，我还尝试过做一只篮子，不过找到的枝条都太脆，所以没有成功。

记得我小时候，喜欢站在制篮子的店门口，看工匠编制各种器具。有时我也过去帮点小忙，所以多少知道一些编织术，只要有材料就行。

这时，我忽然想起从前砍树桩的林子，那些树现在抽出的新枝好像和柳条一般有韧性，于是我决定去砍些来再试试。

我用小斧砍下一些树枝，然后放在篱笆中间晒干。那些晒干的树枝果然很柔韧，可以用来编织篮子。我花了些时间，做了许多篮子用来运土和装别的东西。虽然看上去做得不是很漂亮，不过很实用。

另外，我没有容器可以装水。除了两个从破船上拿回来的装甜酒的桶和几个玻璃瓶外，就只有一个在

船上弄来的壶，但它实在太大了。

### 第三章 小岛故事

#### 游览小岛

在小岛的另一面，朝着大海有一块空地，我决定到那里去巡视一番。我带上了枪、小斧以及比平时带的更多的火药和子弹；衣袋里又放了几块饼干和一大挂葡萄干。准备好之后，我便带着狗出发了。

天气非常晴朗，我远远望见大海西面的陆地离这座岛大约有五六十哩远。我不知道那里究竟是世界的哪一部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是美洲。依我的观测，那里一定接近西班牙领土的边界，也许已被野人占据了。如果当初我是在那块陆地上岸，那么，我的情况一定比现在更糟。

虽然有了这层顾虑，但是我旅行全岛的兴趣一点儿不因此而稍有减少，我只要更加谨慎小心地前进就是了。

我发现我今天来到的地方比我居住的海边更使人惬意。这里花草遍布、林木繁茂，而且有很多鹦哥，叫声婉转动听。于是我决定捉一只回去驯养，教它和



我说话。我用手杖打下一只小鹦哥，等它苏醒之后，才带它回家。

山洼的斜坡还有许多野兔和狐狸，但是它们的模样和我以前见过的都不太一样。

来到海边，这里有很多海龟，而在我居住的那个海岸，一年多才捉到两三只。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禽鸟，但是我都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另外，山羊的数量也比我居住的地方多得多，可惜很难靠近它们。因为这里的山野平坦宽阔，我刚爬上小山，山羊一看见我就受惊逃跑了。

沿着海岸向东走去，走了大概十二哩路，我在海边立了一根木柱子，当作到过这里的标记。我决定下次旅行，从我住所的东面出发，再走到这根木柱为止，这就等于绕岛一周了。

回家时，我决定改走另一条路，这样就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景色。但是，当我走了大约两三哩之后，我发觉自己走错了。那是一个极大的山谷，四面是小山环绕，除了可以通过太阳分辨一下方向外，我根本分不清回家的路。

就在我迷路时，突然起了一阵大雾，雾浓得把太阳遮住了。我心慌意乱地在山谷里乱走，后来想起只有找到我在海边竖起的木柱子，才可以找到来时的路，

于是我向海岸方向走去。天气燥热难耐，而我身上带的枪支弹药以及其它东西都如此沉重不堪，但它们都是我所需的，我又不能扔掉……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来时的路，这里浓雾也渐渐散去，我便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路上，我的狗抓住一只小山羊，我赶紧跑过去从狗嘴里救下那只小羊，打算把它带回家，好好饲养。然后慢慢繁殖出一大群山羊，当我的弹药用完时，这些羊就可以作为我维持生活的食物了。我给小羊做了一个项圈，又绑上一根小绳，然后牵着它回家。虽然有些麻烦，总算把它牵到新屋，把它圈养起来。

回到家，我为鹦哥做了一个笼子。鸟笼做好后，忽然想起关在新屋的山羊，那只可怜的小羊都快要饿死了。我急忙割些嫩枝叶喂它，等它吃饱之后，才牵它回去。小羊也许是太饿了，所以很驯服地跟在我身边走，就好像一只温驯的小狗。

小羊长得很可爱，全身的软毛雪白雪白的，一对活泼的眼睛骨碌碌地眨动，小羊非常柔顺听话，很讨人喜欢。

我开始感觉现在的生活比起我以前那种枯燥无味的生活要快乐多了。因为我摆脱了忧郁的心情，体验到新生活的乐趣。和当初刚上岸的时候比起来，现在

已经完全不同了。

现在，我已经能够乐观地来面对生活，觉得在这种孤独寂寞的环境之下，可以获得比世界上任何地方更多的快乐。这里有宽广的海洋、碧绿的草地、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可口的水果、丰富的珍馐、新鲜的空气……这都是文明世界里所无法找到的啊！

### 农事艰辛

我在岛上的第三年的生活开始了。

这一年里，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值得记下来，不过我一直没有偷懒，总按时把工作做好。一般我每天早上外出狩猎约三个小时；然后就在家处理那些猎物；中午，因为天气太热，不能外出，我只能在家里睡午觉；下午三四点，就起床编制各种器具。不过偶尔，我会把工作和打猎的时间对调。

11月是我收获大麦的时候，可是这也是我最烦恼的时候，因为有些“小偷”会使我的收成减少。这些小偷真不好对付——那些山羊和野兔已经尝到过叶子的鲜美，等到叶子生长起来，它们就时时待在那里，把叶片连同嫩芽都吃掉。结果这些麦茎都再也长不出来了。

除了筑一道篱笆把作物围起来之外，我实在想不出其它更好的办法。虽然耕地面积不大，不过要把篱笆做好，也要耗掉我三个礼拜的时间。

白天，我带着枪看守我的麦田，只要山羊、野兔过来，我就开枪射击；晚上，我把狗系在篱笆的木桩上，它就会整晚地吠叫守卫了。

在这样周密的保护下，那些“小偷”只得放弃这块耕地，我的麦子也长势良好，而且很快成熟了。

可是又有新的偷儿来了。当大麦结穗的时候，就有成群的鸟儿飞来包围我的麦子。我朝它们放枪，小鸟哗啦啦一大片就从麦田间急速飞出。但不久，它们又飞回来了。

我很着急，不出几天，它们肯定会把我所有的大麦全部吃光。这样，我的辛劳全白费了。

我装好子弹，蹑手蹑脚走到麦田边，那些偷麦贼好像已发觉我似的，并没有待在田里，而是停在我四周的树枝上。于是我故意做出要离开的样子，慢步走开。果然如我所料，等我一离开它们的视线，这些可恶的贼们就全都飞到田里去了。我愤怒无比，马上悄悄重回到篱笆边，开枪打死了三只。我把死鸟捡起，好像警察捉到窃贼用铁链锁起来一样，高挂在树枝上，警告其他鸟儿。

这种残忍的行为，当时不过是泄愤罢了，真没想到从此以后，鸟儿不仅不敢再飞到田里，而且在附近也看不到它们的踪迹了。

12月下旬，我如愿以偿地喜获丰收。

## 制造用具

外面下雨的时候，或是工作感到疲倦的时候，我就逗那只上次旅行带回来的鹦哥玩，有时和它谈话，有时教它说话，以此作为消遣。这只鹦哥很聪明，它很快就能说出自己的名字：“波尔！波尔！”

这是我在这岛上第一次听到除了我自己说的话外，用嘴说出来的“话”，这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听到鹦哥这样叫，我仿佛踏上了欧洲大陆，听见同胞在向我说话。

不过，我还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干，因为我目前很需要一些用来装液体的器具。

我在山崖边找到很多有粘性的泥，计划用这些泥制成罐儿或瓶儿，然后用太阳晒干，等它们逐渐变硬变结实，就可以用来装东西了。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再做几个更大的泥罐，那就可以装更多的东西了。

但是想得轻巧，做起来就难了。我不熟悉制罐的



技术，所以虽然做了一大堆，但都失败了。有的是因为泥土粘性不够，也有些是曝晒过度而碎裂，更有些是在晒干前后搬动不小心而打碎的。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我只做成两个模样丑陋得甚至不能称之为瓶或罐的“东西”。不过，我还是把它们分放在大藤条筐里，以保证它们不会被打碎。

我陆陆续续做了一些零碎的小玩意，比如小罐、碟子、瓦锅、瓦壶等。不过，我还是没做成一个可以盛放液体和能耐住高温的泥罐，所以没办法烧煮。

这样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在煮完食物把火熄灭后，偶然发现在火堆里有一片泥瓦块，它已经烧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和砖块一样红了。我又惊又喜，我想既然碎瓦片能烧好，那么整个罐子也能烧好。

于是我开始研究怎样掌握火候，才能烧出完好的泥罐。我拿来两只大泥壶和三只泥罐，一个个堆好放在木桩间，四周堆着木柴，下面再放进些炭火。我把木柴烧起来，一直烧到里面的泥罐通红而不致烧裂为止。持续这样的高温五六个小时，我才把火势减弱。为了不使火势减弱得太快，我还得整夜守着它们。

第二天，我得到了三个虽不美观但耐用的瓦罐和两只陶器。

这次尝试的成功，我再不缺容器了，虽然它们的

模样就好像小孩做的泥团一样，但是，我已经从中得到无限的乐趣。

这一次的成功使我更有信心尝试实现第二个愿望——打造一个石臼，可以用它来磨麦子，然后进一步烘焙面包。

我花了许多时间，才找到一块大小刚巧可以挖空当作石臼的石头。可是这岛上的石质都不够坚硬，有沙土混在里面，所以根本承受不了杵的重捣。

我决定改用一段硬木头来做。花了大约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找到一块合适的大木头，我把它削成圆形，再挖出一个凹槽。另外，我又用铁树做了一个大杵。这样等到下一季麦子收获的时候，它们就派得上用场了。

做好了木臼，需要再造一只筛子，才可以用来筛麦粉制作面包。我停止了一切工作，整天在想怎样去做一只筛子。我手边除了一些破烂的麻布外，再没有什么布料了。虽然有一些山羊毛，但又不知道怎样去纺织。为了这些事，我一直很苦恼。

大约又过了些日子，天气稍稍转冷，我到箱子取衣服时，想起以前从船上拿回来的几条毛织围巾，这正好用来做筛子。没过几天，我已做好三个小筛子了。

有了面粉，还得有烘炉，才能烘烤出香喷喷的面

包呀！为了尽快能吃到自己烘焙的面包，接下来我要继续动手做烤炉。

原来用来烘面包的火炉只是三块石头架起来的，可以说极其简陋，这也激发我进行一种新的尝试——我做了几个直径大约两呎、深约九吋的泥罐，把它们放在火里烧制。烧好后，先把它收起来，如果要烤面包，就在泥罐底下生火，然后把生面团贴在泥罐内壁，罐口盖好。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构思的烤炉。

忙这些事耗掉我大半年的时间，不过从中我得到了不少乐趣，并且还学会了一些农活。

### 天才的创造

我来到这个岛上已经很久了，许多从破船里带到岸上来备用的东西，有的丢了，有的用光了。用来记日记的墨水所剩不多，我只能掺些水进去调和补凑，可是越写越淡，在纸上简直辨认不出墨迹来。我的衣服也开始破了，只剩几件格子衬衫，很长一段时间我除了穿衬衫就没有穿别的衣服。而船上水手值班时穿的毛衣又嫌太热。这里气候闷热，其实是不需要穿衣服的，只不过我不习惯赤身露体。

我过去猎杀了许多动物，把它们的皮撑开晒干后，

可以用来做衣服。我用兽皮制作的第一项成果是一顶大帽子。后来我又做了一件背心、几条短裤，都做得很宽大，实在不成样子。不过只能将就着穿了！

这个海岛因为靠近赤道的缘故，天气非常炎热，而我又不得不经常外出，所以无论雨天或晴天，我都很需要一把伞。

我觉得制作伞最主要的困难，就是不能把伞收起来，只能一直把它撑开，所以很不方便携带。

后来，我终于重做了一柄合适的。我用兽皮做伞，皮毛朝外，好像茅舍一样，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折起来，挟在腋下。

我的心情日益平静，开始觉得这种独居生活，比人类社会中无谓的交际还要好些。当寂寞袭卷而来，我就走到海崖去听听涛声，或是同鹦哥“波尔”交谈，这些比起人类社会里的娱乐惬意多了。在这里，世界上的丑恶习气一点也不会沾染到我。我没有贪婪的欲望，因为现在的食物已足够我生活了。这里也没有别人和我争权夺利，整个领地都归我管辖，只要是我喜欢的地方我都可以占领。

总之，每当我回忆往事，它们总是告诉我：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除了适合自己用的以外，其它的都是毫无价值的。

现在我有一袋子的钱币，但是它在这荒岛上毫无价值。假如是在巴西或在欧洲大陆，我可以用它买到二十打烟叶和两斗大麦。此外，我还可以用全部的钱币去换牛奶、面包、牛肉……或是长袜、衬衫、毡帽等等一切生活用品。但是现在呢？那些号称无所不能的钱币，放在我的抽屉里，也许都已经发霉了。

### 环游海岛

每当工作过后休息之时，我总想着到岛的另一边去旅行——要是能作一次环岛航行，也许会发现比这里更适合居住的地方。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必须有一艘小艇。我到海滩去找以前被海浪冲上岸的小艇，它仍旧停在那个地方，不过经过风浪猛烈的冲击后，它已翻过来了。整修一下，还是能用的。于是我到树林里去，砍下一截树干，拖到小艇旁边，当作杠杆试试能不能把小艇翻转过来。我足足撬了三个小时还是没能把它翻过来，只好掘它下面的泥沙，然后放了些木块在旁边，等小艇坠下来的时候趁势扶正。

但是我最终还是失败了。

没办法，我想我只能自己造一只木艇或独木舟。



我到森林里砍下一棵大柏树，把那些枝枝桠桠都削去，然后把树干慢慢凿出船的形状，同时要把内部弄得光滑、整洁，最后又做了桅杆、船桨、船舵。三个多月后全部完工。

这只艇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用整棵树造的本艇或独木舟中最大的。但是令人头痛的是怎样把它弄下水。它离海岸大约有一百码，首先要做的是，怎样把它斜滑到海边。为此，我又不得不把地面挖成一个斜坡。虽然我克服重重困难，把这件工作完成了，但是我还是没法移动这只木艇。于是我又决定建一个船坞或者一条水道，把海水引进木艇停放的地方。

说干就干！我鼓起勇气，又开始这项工程。但是我独自一人，要完成这项工程，估计得耗上十年甚至二十年，因为海岸离海水至少有二十呎深。我感到势单力薄，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个企图。

但是航海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没办法，我想我还是再造一只较小的独木舟，来实现这个愿望。即使小独木舟不能航行到大洋去，但能沿着海岛航行我也知足了。不久我就完成了这个工作。

因为小独木舟太小，我的航海计划只好缩小范围——环岛航行一周。

计划已定，我开始准备航行的东西。我用一根坚

硬的直木做桅杆，又用从破船上拿回来的许多小碎帆布缝了一张帆，还造了几个藤条箱、小抽屉，用来装弹药以及其他必需品。同时我在船尾安装了一柄伞遮挡阳光。

为了这次旅程，我特地做了“饼干”，因为我没有酵母，所以无法使面团发起来做面包。此外，我还带了一些炒米和一小瓶甜酒、半只山羊、两件水手衣和几包子弹。有了这么多的物品，我大可进行长期的航行了。

这一天是我在岛上第六年的9月6日。岛的面积虽然不大，但我发现海路比我想象中的长。航行到东边，我发现一块大礁石横在海里，差不多有两哩长，一部分浮出水面，有些部分却暗藏在海底，此外，还有长约半哩的浅滩延伸到海里。为了防止出事，我赶忙绕出来航驶。当我刚刚发现这个危险的时候，很想返回去了，因为我不知道应该离海多远才能绕开礁石，尤其是怎样才可以回到原来的航线。我立刻下了锚，把船泊下，带着枪上岸，登上一座可以俯看海岸的小山。在山顶，我能够观测出全部礁石的范围。

这时我注意到有一股强猛的潮水，向东方涌去，一直冲到礁石地角附近。我想那边一定很危险，真是万幸，要是没先登上山来看，我一定要遭殃了。后来，

我又发现岛的另一边也有同样的急流，同时在海岸下面，暗藏着一股猛烈的漩涡。

这时，风正从东南偏东方吹来，刚好和这股急流的方向相反，因此在地角上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波浪。我想我的独木舟绝对应付不了这个局面，所以我在小山上休息了两天。

第三天早晨，风力已经减弱了，天空晴朗如洗，海面也很平静，我决定去冒险。

当我驶到那块大礁石旁边，觉得那水流的冲劲如同水闸放出的急流一般，一股强大的冲力把我的小舟冲向前去，真是太危险了。幸好这急流把我的小舟推出了漩涡外面，而且海面还算平静，于是我尽力划动双桨，终于驶到平静的海面上。

## 有惊无险

但是噩运紧接而来，海面上看不到任何陆地和海岛，我等于在茫茫大海中飘流，即使不淹死，也会饿死。

我拼命地划着桨，尽我所能使小舟一直保持向北的方位航行。当太阳过了子午线，从东南偏南方吹来一阵微风，把我的小舟向前推进不少。于是我一鼓作

气加速前进。起初因为有急流的推动，我毫不费力地向前驶了一哩远，但现在我觉得它好像渐渐平缓下去，不能再助我前进了。目前我身处在两大急流中——就是把我冲到大海的南面急流和一哩之外的北面急流。两股急流中间的水面，是静止的，我就向这条水路前进。

傍晚五点，我航进距海岸一哩远的地方。这里的海水很平静，我决定把小舟靠岸，停泊在一个小湾里，在船里躺下来睡觉。

我现在有些茫然，不知道该从哪条路回家好。我想最稳妥的方法还是按原路返回。至于岛的西边是怎样的，我也无心再去冒险了。

第二天早晨，我沿着海岸航行不到三哩远，就到了一处很隐密的海湾。水面有一哩左右，非常开阔。我把小舟泊在那里，然后上岸察看，看看自己目前在什么地方？我立刻察觉，这儿离我前次到海岸徒步旅行时曾到过的一个地方不远，于是我只拿了一把枪和一柄伞往那边走去。

经过前面的航行后，我觉得岛上的地面是很安全舒服的。我走到自己建造的新屋里，过去布置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改变。

天已经晚了，我越过篱笆，在树荫下躺下来休息，

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了。睡梦中，仿佛有声音在呼唤我：

“鲁滨逊……可怜的鲁滨逊！你在哪里？”

由于航行的疲劳，起初我睡得很熟，并没有立刻醒过来，但是半梦半醒中又好像听见有声音在不断地呼唤我：“鲁滨逊！鲁滨逊！”

等我完全醒来时，不由大吃一惊，因为那声音真真切切响在耳边。但是在这荒岛上，有谁会叫我的名字呢？我吓得立刻跳起来，睁眼向四周一看，立刻看见鹦哥“波尔”正站在篱笆上，对着我说话呢。

“波尔！我忠实的朋友！”我伸手召唤它，它马上飞过来，立在我的大拇指上，继续重复刚才的话。这些都是我以前教过它的。

结束海上航行回家后，想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种种危险，每次总使我心悸，血液也仿佛凝固了。我想自己绝不能再到急流那一带冒险了，我要尽量约束自己，把好奇、好动的天性压抑住，以免出什么意外。

这样足足有一年的时光，我过着与世隔绝但安静舒适的生活。



## 充满自信

现在我住在岛上已是第十一年了。

我发现我的弹药一天天减少，于是我不得不开始考虑徒手捉羊的方法，看看能不能捉几只活羊回来。

我在山羊常来寻食的地方挖了几个大洞，洞上面盖上树枝做的盖子，盖子上压些石头之类的重物，又把麦粒撒在上面。可是山羊虽然吃掉了那些麦粒，却一只也没有掉进洞里。我非常沮丧，只得想法子改良这个陷阱。

终于在一天早上，我去检查陷阱的时候，发现一个陷阱里有一只老公羊，另一个陷阱里有两只小羊。

对于老公羊，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付它才好，因为它太凶了，我根本不敢去捉它。但我本来计划是要活捉它来驯养的，要是把它打死，又何必自找麻烦设计这个陷阱呢？我只好把它放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饥饿可以使所有动物驯服。假如当时我让公羊待在陷阱里，饿它三四天，然后再拿些水和麦子给它吃，它一定同那些小羊一样驯服。

我把那三只小山羊一只一只捉出来，用绳子把它们拴在一起，带回家去。过了很久，它们才肯吃东西，大概是太饿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一定拥有一群

羊的。

后来我想到应该把驯羊和野羊分开，如果不这样，等它们长大后，就会又变野了。因此我用篱笆隔离开它们。

养羊，就得找一块合适的土地。那里一定要有青草和清水，此外，还需要能遮阳的树木。

我找到一片平坦宽阔的大草原，中间有两三条小溪，小溪的尽头是一片茂密的森林，面积足足有十亩大。但是，在我已造好约五十码篱笆的时候，才想到山羊在这样大的范围中，是会变野的。于是我马上缩小围篱，等到以后山羊数量增加了，再来扩大也不迟。

三个月后，篱笆造好了，我把三只小羊放进去，让它们在里头自由自在地生活。

在一年半内，我已拥有大小山羊共二十只了。两年后，除去杀来吃的几只山羊，我已拥有四十三只羊。因此，我又圈了五处地方来饲养这些羊。新辟的栏和旧栏都有门相通，我可以依羊群驯服或凶猛的不同，把它们从这个栏赶到另一个栏去。

同时我还建了一间小奶场，每天可以得到一两加仑上好的羊奶呢！

我把这些羊奶做成奶油和奶酪，虽然比不上老师傅的手艺，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现在我才知道造物者待人是何等的仁慈！最初我身处荒野中，除了饿死之外，根本没有任何活路。谁能想到，现在的我非但没有饿死，而且还有吃不完的食物堆在眼前！

在岛上，我有王孙公爵般的威信，对我的臣民有生杀大权。在我的臣民里面，没有一个会背叛我。当我进餐的时候，我独享山珍海味，好像国王一样。守候在我身旁的，除了诚实可爱的“波尔”，还有跟随我多年的狗——它现在已经衰老了，在餐桌右面坐着。另外还有两只猫，各自蹲在桌子上。它们不时希望从我手中得到一点剩余的食物，把它当作特别的恩赐。

以上这些虽然能够使人吃惊，但是如果在英国，若是有人看到我现在的装束，更要大吃一惊吧！

我头戴一顶山羊皮制成的、又高又毫无式样可言的皮帽，后面垂下一片软皮，用来遮挡阳光和雨水；身上穿着一件宽松的羊皮外套，衣摆直垂到大腿中部；下身是一条露膝的短裤，是用老羊皮做的，羊毛很长，拖下来就像一条长裤。

我还做了一双既不像鞋、又不像靴的东西，垂盖腿胫。我腰间扎着一条宽的山羊皮腰带，腰身两侧有两个环孔，用来挂小刀和小斧。另外有一条皮带，斜挂在肩上，前面系一个袋子，用来装火药和子弹。背

上背着篮子，肩上扛着枪，头上还撑了一把山羊皮做的大伞。

我的脸色既不像白人又不像黑人，胡子从没有修剪过，现在已长了，但是我唇上面的胡子却修理得很整齐。

有时我站在清澈的水边看自己，非但没认出水中的影子是谁，还曾被这可怕的样子吓了一跳呢！

### 发现脚印

我曾下决心极力约束自己好动好奇的性格，不再去想冒险的事。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现在我又想去航行了。

一切准备妥当，我又开始新的冒险。

起初我沿岸走去，直到从前停泊小舟的地方。我爬到以前攀登的小山上，观看那块伸入海里的礁石。

我再仔细观察海面，发现它动时既没有波纹，也没有急流，我推断一定是湍流转换方向了。不过我立刻想到这里以前急流的成因，是由从西方流来的潮水，和大河边的急流互相对冲而形成的。假如有猛烈的西北风吹来，那么，这股急流一定会靠近岸边，或是被吹得远离海岸流走。

晚上，我又跑到小山上去察看。

这时刚退潮，我又看见了从前见过的急流。这下子，我的疑惑完全消解了，我终于明白只要注意潮水的涨落，就不用担心其它。

但是当我回家时，意外地在岸上发现了一个人脚印。这个发现，令我惊恐万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像被雷击过一样。我静静地听，并向四周观察，然而什么都听不到，什么也看不见。

我跑到高处去远望四周，又走下来在岸上仔细检查，但除了那个脚印外，别的什么都没有。这真是太奇怪了！

我伏下身去仔细观察那个脚印……的的确确是人的脚印。可是这里怎么会有脚印呢？

我努力地想啊想，最后竟把自己弄得像个傻瓜一样不知所措起来……最后，我失魂落魄地走回家去，整个人被惊吓到了极点，每走两步，总要回过头来向后望望，几乎把路旁的每根树枝、每块岩石都当作了人。无数荒诞恐怖的思想盘旋在脑海里，许多奇形怪状的幻象都在眼底跳动了。

当我快到家的时候，忍不住狂奔进去，就好像后面有什么东西追赶一样。那天晚上，我难以入眠，我的疑虑愈来愈大——其他人怎么会到那里去？他的船



停在哪儿？还有没有别的脚印？

最后自作结论，这一定是对面大陆上的野人。也许他们是乘着独木舟出海，被急流强风冲到这个岛上。上了岸，不喜欢这个荒凉的孤岛，又乘独木舟离去了。

我暗自庆幸着，幸好那时没有碰到他们，而他们没有发现我的小舟，否则他们一定要搜捕我了。

这些恐怖的想法，折磨了我好几天。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是也许我的幻觉，这个脚印也许是我自己从船上走到岸上时留下的。我开始自我安慰，认为那只是我自己的脚印。

我这才敢再去到外面。但是，无论我怎样安慰自己，总不能消除心里的恐惧，我几乎一步一回头地观察身后的情形。有时我真想扔掉身上全部东西逃命，啊！我实在是被那个脚印吓坏了！

两三天下来，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的恐惧已稍稍减少，勇气也增加起来。我决定再去到那个沙地上，看看那个脚印，用自己的脚去测量，看样子、大小是不是一样，那么，我便可以确定那到底是不是我自己的脚印了。不过，在我刚去到那里的时候，已明显地发觉，当初我把船停在那里，是不可能到这岸上来的。而且，当我用脚测量那个脚印时，发现自己的脚比那个脚印小得多。这两个事实，使得恐惧和忧虑立刻又

向我袭来，我浑身颤抖不停，就像得了急性虐疾一样。

回到家中，思潮不停地起伏——我可以肯定有人曾到过那岸上。现在我也许将要被他们袭击了，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该怎样来保卫自己。我只想将篱笆拆掉，把那些驯养的羊放回山林，免得敌人发现而找上门来。我又想把两块耕田毁掉，最后，还想把我的新居和帐篷拆除，让敌人看不出有人居住的痕迹，而不至于进一步搜查全岛。

然而这是多么幼稚可笑的想法啊！可怜的我，心灵被恐怖占据时，理性也被想象中的恶魔夺去了！

### 海边的惨景

凌乱的思绪使我一夜没睡，但是快天亮的时候，我却睡着了。醒来以后，觉得平静了许多。想到自己在这里住已有十五年了，从没遇见过一个人，我想即使有人被逆风吹到这儿，大概也会觉得这里并不适合停留，便离去了。其实我什么也不必做，只要找一个安全的藏身地方，如果再有野人来，躲藏起来就行了。

我现在很后悔不该把洞穴挖得太大，于是我决定再建一个堡垒。刚巧在我洞穴外的岩石旁，大约在十二年前我种植的两排树，现在已经长得非常浓密。不

过有些地方缺了几棵树，露出些空隙，因此我又筑了一层垣墙。在墙上我开了七个和手臂一般粗的洞，准备好七支短枪，把它们架在洞里。这样一来，在两分钟之内，我可以发出七枪。

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完成这个工程。之后我又在墙外插种很多柳树和木桩，树、木桩和墙之间留下稍宽的空地，敌人来犯时我就可以待在里面，从叶缝观察敌人的动静了。

至于我自己进出房屋，我并没有给自己留下条进出的路，我都是利用梯子越过围墙的。只要把梯子收起来，就没人会发现我了。

为了能继续圈养山羊，我决定另找一个地方，在地下掘个大洞，每天晚上把羊群赶到里面过夜。我还得再找三两块小空地围起来，彼此隔离远一些，这样我在每一处地方就可养五六只小羊。即使羊群被敌人发现了，也不至于使所有的山羊都遭殃。

大约耗去三天时间，我才找到一处僻静的地点——那是一块狭小而潮湿的土地，位于一处浓密的树林深处。此外，我又找到一块一亩见方的空地，四周树木环绕，就像一个天然的保育场，所以不必耗费我太多劳力。

不到一个月，我已经把羊群安全地圈养在里面了。

在这种紧张不安的情形中，我又度过了两年。

一天，我去巡视全岛，想再找一个隐蔽偏僻的地方作储藏室。我去到岛的西边，举目远眺似乎隐隐地看见海面上有一艘船，但是它离得太远，看不清它的样子。而且，我又没带望远镜，船影不久就不见了。我决定以后外出，一定要带望远镜。

当我走近海岸的时候，突然发现许多可怕的人骨。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这些骷髅有手脚、头颅，在旁边不远的地方，还有柴火燃烧的痕迹。地上有一个圆坑，就像斗鸡坑一样。我猜想这里一定是那些野人开人肉宴，吃人肉的地方。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过了很久才回过神来，一时间都无法顾及身处的危险。我所有的思想完全被野人的恐怖所笼罩，几乎晕死过去！只觉得胸口异常地难受，浑身颤抖不停，过了好久才稍微清醒。然后我拔腿就狂奔回家。爬过梯子，钻进洞门，横身倒在吊床上，足足有两个钟头才恢复过来。

现在我终于知道，这些野人来到这个岛上已经很多次。但他们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寻求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住在岛上将近十八年，却一直没见过一个人的原因。这不能不说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幸运了。

## 进或退

在不安和恐惧中，我深居简出地又过了两年。我的洞穴、新居和我新近开辟的园地，都安然无恙。因此，我对野人的警戒心渐渐松懈了。

不过当我有事不得不外出时，仍然会时刻观察周围的动静，尽可能少开枪。不然，他们里面的哪一个引我开了枪，枪声就会召来一群野人到这里来和我搏斗。幸好我有驯羊，不用再出外打猎，即使以后捕山羊，也可以用绊络和陷阱捉。但是，我还是要带枪，而且，我还磨了一把又快又利的大刀，做了一条皮带，把刀系在带子上，挂在腰间。

现在，我每次外出，身上都带着刀和枪，看起来就像一个恐怖分子。

不过，现在我最希望做的是——只要我办得到，一定要把那些被野人带到这里准备杀害的受难者救出来。

有时我计划在野人生火的地方挖一个洞，放进五六磅的火药。当他们烧火的时候，火药立刻爆炸，就会把野人们全都炸掉。不过，我转而又想我现在只有一桶火药了，又不能确定火药在什么时候爆炸，才会惊吓他们。何况会不会使他们因受惊而离开，我也没



有把握，最后只好放弃这个念头。

我又开始另一番考虑，先找一个适合藏身的地方埋伏好，把随身携带的枪支装好子弹，当他们进行人肉宴的时候，我立刻向他们开火，然后抽出刀、斧砍杀他们。我相信，即使他们有十多二十多个人，我也可以把他们统统杀掉。

这些幻想使我兴奋了好几个礼拜，甚至常常梦见自己去实行，因此我真的就出去寻找了几天，寻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地点。

因为心中充满了报复的念头和决一死战的热情，所以我每天都跑到那里去埋伏好，什么生命的危险、敌人的凶狠都不顾，只要想到他们惨无人道的行为，心中的怒火就会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了。

后来，我又在山侧的密林高处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地点，那里正好有个地洞，刚好可以藏身。假如野人来到这里我就蹲在那儿，静观他们上岸，当他们聚在一起吃人肉时，只要我开枪射击，绝没有人能幸免。

我准备了两把手枪和一支鸟枪。每天早上，我都到山顶上去巡查，看看有没有船从海上来。可是过了两三个月，还是丝毫没有动静，我不由得开始感到厌倦而且感到失望了。

不过，我还是每天都外出巡查，因为我总觉得自

己是在干一件伟大的事业。我倒是从来没想过，我这样计划去杀害二三十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究竟是不是一种罪过？直到我对这件事厌倦冷淡后，我才平心静气地去思考这另一方面的意义。

——我为什么要把他们当成罪犯一样杀掉？

——或许在野人的眼里，吃人肉是正常的。他们既没有冒犯我，我又有什么权利什么资格去干涉他们？

然后我又自我辩论了一番：

——他们不知道吃人肉是一种罪过，就同我们杀一只羊一样。只不过他们吃的是人肉，我们吃的是羊肉罢了。

——他们虽然这么凶残，和我却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并没有被他们发现，而他们也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所以对我没有任何加害的心思。

经过这番考虑，我发觉自己以前的想法错了，于是开始改变计划。

这一年间，我不再到山上去巡查。但是，为了自卫，我把泊在那边的小舟划到岛东面的海岸边。

平时除了挤羊奶，在树林里喂养羊群外，我也很少外出。

有时我又不免设想，假如我被十几个野人追赶，我……我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一想到这里，我就

手脚发冷，心神欲裂。

目前我必须为自己的安全着想，这比获取食物更重要。我不敢开枪，也不敢去砍树，怕弄出声响被野人听到；我更不敢生火，生怕火烟太大会被远处的野人望见。幸好这时我意外地寻到一个天然的洞穴。

那个洞穴又深又暗，胆小的人是绝不敢闯进去的。

其实我发现这个洞穴，实属偶然。那时我因为用干柴生火的话会冒烟，于是到树林里准备砍些树作木炭。当我砍树枝的时候，在一簇矮树丛后面，发现一块洞样的地方，我觉得很奇怪，就往里面仔细看了一下。我钻入洞口，里面很宽敞，但很暗。突然，我发现在黑暗中，有两只大眼睛闪烁着像火一样的光芒。究竟是人是鬼？我来不及细看，更来不及思考，就逃似地转身就跑。

一跑出洞口，我就恢复了神智，心想自己这样胆小，哪像个独居荒岛二十年的人。我应该再进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想到这里，我放大了胆，点着火把冲了进去。只走了几步，就清晰的听到一种像人在痛苦中所发出的呻吟声，接着是断断续续的声音，好像在说话一般，然后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我吓得立刻往后退，全身直冒冷汗。不过，我还是鼓起勇气把火把高举起来再

看，终于发现是一只老山羊，正躺在地上沉重地喘着气。我这才平静下来，我用手动了它一下，它立刻想站起来，可是却站不起来。我想，最好还是让它躺在那里吧，现在它既然能够吓到我，如果有野人进来，也一定能惊跑那些野人。

从惊慌中回复过来，我开始向四面察看。这个洞的面积很小，只不过几英尺左右，既不圆又不方，完全是一个天然石洞。距离这个洞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小而低的洞，我必须匍匐着前进，才能到达里面。但它通到什么地方？洞有多深？因为当时火把已燃尽了，我没有进去，自然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带了六根自制的羊油蜡烛，再到那个石洞去。我趴在地上向前爬，穿过那低低的洞口，大约爬了十码，发现洞顶突然升高了，据我估计，大约高二十呎。黝暗的四壁反射出烛光，发出千万道辉煌的光芒，一时叫我看呆了，简直以为自己是在梦中！那石壁上嵌着什么东西——钻石？金块？宝石？这些虽不是我想要的，然而够使我高兴了！洞里有干燥平坦的地板，又有细沙平铺在地上，而且没有猛兽毒蛇，真是个天然的避难所。

我决定立刻把我一切重要的东西搬到这里来，尤其是武器。

我把自己幻想成古代的巨人，住在山洞里。我想现在即使有五百个野人来搜寻我，也不会找到的。

住在这个天然石洞里，我开始了我在岛上的第二十三年。对于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习惯。只要永远没有野人来扰乱我的生活，我一定可以在这里度过余生，直到我最终死去——就像那只老山羊躺在洞里悄然死去。

现在，我还教波尔一些更复杂的话，它说得非常纯熟，已可以和我对话。而那只狗，我可爱的伙伴，在第十六年时，它就老死了。至于猫，因为繁殖得太快，我不得不打死几只，以免它们把食物吃完。不过，最后我还留下两三只比较喜欢的。此外，我在家里也养了两三只小羊，只要我一走到它们身边，它们就会咩咩地叫，像是在和我打招呼。我还捉了几只海鸟，把它们养在堡垒前面用小木桩围起来的树林里。

倘使能完全摆脱野人带来的恐怖，我就心满意足了。



## 第四章 荒岛有情

### 发现野人

我来岛的第二十三年的十二月份，是我的收获旺季，所以我得经常跑到田里去。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在岸上发现海岸那边有火光，距离我大约两英里远。

这种景象使我大吃一惊，假使这些野人在岛上四处瞎走，一定会发现我的田地，看见那些还没收割的庄稼，以及我所有的建筑。这样他们就立刻会知道这里有人居住，那么他们不把我找出来是决不甘休的！

我忧心忡忡，立刻赶回堡垒去。我把进出的梯子抽掉，又把外面处理得像原来的自然的荒野一样，以防野人觉察。然后我回到屋里作好准备，我把枪支全架起来，决心自我捍卫到最后。然而我这种紧张的状态持续了两个小时也没见有什么动静。

又过了一会儿，还是没什么反应，我开始觉得不耐烦了，于是又爬上山顶，拿出望远镜向海边看去，这一看，差点吓死我了……

起码有九个全身赤裸的野人围着火堆坐在地上，当然他们绝不是在取暖，因为这里的天气很热，我想他们一定是在烧烤人肉进行人肉宴。他们乘来的两艘独木船已拖到岸上，现在正是退潮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是等到涨潮时划船离去。

面对这种情境，我陷进一种纷乱惶恐的情绪中，尤其是看见那些野人离我这样近。

我想他们是靠潮水的涨落来到这小岛的。在涨潮的时候，我将会是安全的……果然如我的所料，等到涨潮时，他们就划着木艇离开了。在他们离开前，还曾跳了舞。我用望远镜很容易看出他们的姿态和手势。

等到他们上船离开后，我忙背上两支枪，整理好腰间的大刀和手枪，迅速向他们聚宴的地方跑去。因为身上的武器太多太重，我跑了起码两小时才到。等我再向远方的海面望去时，他们已向大陆驶去了。

岸上留下恐怖凄惨的痕迹，人血、骨头、人肉……都是那些野人吞食后遗留下来的。我内心充满愤恨，决定去消灭这些野人——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但我又想到，他们并不是经常来到这个岛上，依我看他们在雨季，是不外出的。然而这就够使我难受的了，担心灾祸发生要比面临灾祸还来得痛苦。

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落在那些惨无人道的野人手

里，所以无论何时，只要我外出，总是加倍谨慎小心。晚上，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安然入睡，总做可怕的梦，并且常常半夜惊醒。

## 遇难船

五月中旬的一天，整日狂风暴雨，而且还伴随着雷鸣闪电。晚上，屋外依然狂风大作，我正在读一本书。突然，我被一声枪响惊醒，那枪声是从海上发出来的。我很快从床上跳起来，爬上山顶，这时看见火光一闪，感觉到也许还会有第二声枪响……不出所料，过了半分钟，我又听到一声枪响。

我仔细听了一下，发现这枪声是从海另一边传过来的——那正是我以前驾着独木舟被急流冲走的地方。我立刻想到一定有船遇难了！所以鸣枪是希望得到救助。我虽帮不了他们，但我想他们或许帮得了我。所以，我便把在附近所能找到的枯枝败叶堆起来燃烧。火光熊熊，我相信，倘使那边真有船的话，船上的人一定会看得见。

果然过了不久，我又听到一声枪响，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他们一定看见火光了！于是我不停收集干柴，让火整夜燃烧着……然而直到天明，再没有听到

什么声响，也没有什么动静。

白天天气放晴，我远远地看到在岛的东边较远的海面，好像有东西在漂浮……究竟是帆或是船，我用望远镜也辨认不出来。

我不断注视着，终于看清那是一艘下了锚的船。

我很想把事情弄清楚，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对我有用的东西。但是最主要的是看看那船上有没有幸存者，这样我不但可以救他们，而且或许可以依靠他们，帮我逃离这座荒岛。

因此，我打算冒一次险，驾我的小船到那艘失事船上去。我匆忙回到堡垒，为我的航行作准备，我带了许多面包、一篮葡萄干、一瓶甜酒和一个罗盘。我先把这些东西装进小船，再回去搬遮阳的大伞、一大瓶清水，还有大麦饼、小瓶羊乳和一块奶酪。

准备妥当，我出发了。到了岛的东北方的尽头，准备驶进大海。我注视两侧急流，起初我是朝正北方前进的，到了急流地段，我的小船受到推动，突然飞速向前。于是我极力地划着桨强行驾驶，直向那失事船驶去。不到两小时，我就到了那里。那船破损的情况的确很凄惨。从构造形状看，大概是一艘西班牙船，现在它紧紧夹在两块暗礁中间。

当我靠近船身时，突然听到一声犬吠，我急忙爬

上船……看到船舱里有一条狗，它一见到我，就狂吠不止，然而看起来它好象快要饿死了。我赶忙丢给它一块面包，它吞吃得好像一条在雪地里饿了两星期的狼。于是我把它带上小船，之后又回到那艘失事船上。这一次，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两个溺死的人，彼此用手臂紧紧抱在一起。我断定这艘船触礁时，一定正值暴风雨，海浪不断地涌进船舱来，因此船里的人都淹死了。

除了那只狗以外，船上没有留下其它活物，而船上的货物，大都给海水浸坏了。不过我看见两个水手用的箱子，我没打开看里边有些什么，就把箱子搬到我的小船上了。除了这两个箱子，还有一个盛满酒的小桶，大约有二十加仑；另外，我又拿了一只火炉和一把火钳，还有两只小铜壶、一个罐子，这些都是我所需要的东西。

我带上货物和狗离开破船，划小船回去，到午夜一点钟，我才回到岛上，疲倦极了。

那天夜里，我就在小船上休息，到天亮时，才把东西放到山洞中。我打开箱子，找到几件很有用的东西。其中一只箱子里，有一个精美的小箱子，样式很别致；里头的瓶子装着点烈酒，每一瓶大概有三品脱的分量，白银封口，很是好看。还有两罐美味的蜜饯



糖，幸好罐口密封得好，海水进不去，才没有腐坏。我还找到几件衬衫，还有一打半左右的毛巾。

箱子里的小抽屉，放着三个袋子，袋里装满了西班牙银币，大概有一千多枚。其中一个袋子有六个金的‘都不龙’（金币名）和许多金块，我估计它们重量至少在一磅以上。

可是这些金银，对我一点用都没有，我宁愿把所有的钱去换取三四双英国的鞋袜。因为这许多年来，我一直都赤着脚。

### 虎口脱险

三月雨季中的一个夜晚，我躺在吊床上，一点睡意都没有，回忆着自己到这岛上以来所经历过的事。

从我来到这座岛到现在，已是第二十四年了。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生活的点点滴滴，酸甜苦辣，都在我有限的生命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迹。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更令我睡不着。

尤其是在沙滩上发现脚印后的恐惧，我相信那些野人经常往来这座岛，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距这里有多远？他们为什么要离家冒险来到这里？转念我又想，我为什么不冒一次险跑到野

人那边去，像他们到我这儿来一样呢？这样我或许会遇到别的船只，或许我因此而得救。即使再糟糕的事，也不过一死罢了，而且也许一切不幸也就此结束。我又有什么好迟疑不决的呢？

这个突来的意念激动着我的心，精神经过一度的亢奋，我反而不知不觉沉沉睡去。

朦胧中，我像往常一样从堡垒出来，忽然看见岸上有两只木艇，坐着十几个野人。他们另外还带着一个野人俘虏，好像准备把他杀了吃。突然，那个待宰的野人纵身一跳，然后逃入一个小密林里。那时，别的野人没有追赶上来，于是我便走到他的面前，微笑着安抚他。他立刻跪在我面前，像是在乞求我帮忙。我带他爬过梯子进入我的堡垒里。后来，他成了我的仆人。

一时之间，我高兴极了，然而就在这时我忽然醒了，原来做了一场梦。

不过，自从做了这个梦以后，我有了新的想法——要想离开这里，唯一的方法是非弄到一个野人不可，而且这个野人必须是那批野人的俘虏。等我把他救出来，他就受我控制了。

自从有了这个决定，我几乎每天都要到岛的西面和西南角去一趟，看看有没有野人的独木船，然而我

什么都没有发现。他们越是不来，我越是渴望见到他们。我时常幻想着自己完全有能力管好一个野人，甚至两个或三个。我可以指挥他们做事，并且感化、教育他们，使他们成为我忠实的奴隶。

存着如此的希望和幻想，匆匆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一天清晨，我忽然看见五只独木船搁在海岸上，但是却没看见一个野人。平时，我知道一只独木船能载四至六个人，现在有了五只独木舟，那么人数一定非常多！我心里非常不安。

我仔细倾听他们有没有发出什么声音，等候了许久，毫无动静……后来，等得实在耐不住了，便登上山顶，用望远镜观望，我看到不下三十个野人，正烧着火，烤着肉。他们又用那种野蛮的姿态和舞步围着火跳起舞来。还有两个可怜虫被他们从船上拖出来，其中一人即刻被打倒，接着那些野人把他开膛破肚，准备拿他的肉到火堆边烹煮了。另外那个可怜虫，独自站一旁，悲哀地看着这一切。就在这时候，这个可怜的人发现自己没有受到监视，顿时有了求生的欲望，立刻狂奔起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急速地直向我的堡垒飞奔而来，我一时呆住，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

梦中的情景即将要变为现实了。我看见只有三个人在追他，心想只要他能够再坚持半个小时，一定可

以安全地甩掉他们。

不过，在我的堡垒和野人之间，隔着一条小河，当那个可怜虫逃到河岸时，河水正在上涨。他犹豫了一下，一头扎入水中，奋力游到对岸，尽力狂奔起来。那三个野人追到河边时，只有两人会游泳，另一个不会游，只好转回原路走了。这时游过河追来的那两个野人，已经被远远地甩在后头了。

我立即回堡垒拿了两支枪。我抄上了一条捷径，插入追赶者和被追赶者之间，对着那个被追的人大喊，他立刻回过头看我。我一边招手叫他过来，一边向在后面追赶的人跑去……只倾刻间，我一下子就冲到跑在前面那个人前，用枪托把他打昏了。跑在后面的那个人立刻停了下来，好像很吃惊的样子，他拿起弓箭，拉开弓向我瞄准。我只得先下手为强，朝他开了枪，他被击中身亡。那个逃跑的野人看见我的这个玩意儿发出的响声和闪出的火花，一时吓傻了，呆呆地站在那里。

于是我提高嗓门对他呼喊、打手势，叫他过来，他总算明白了，朝着我走了几步，停下来；又走几步，又停下来。我看得出他在发抖，好像是担心会再被俘虏，而且会和那两个人一样被我干掉。

我又向他招手，把我能想象到的各种友好的手势

都用上了，他才鼓起勇气一步步挪过来，每走十一二步便跪下来，大概是感谢我的救命之恩吧！

我向他微笑，亲切地招呼他再走近些。最后，他终于来到我面前，又跪下去亲吻大地，并且把头伏在地上，还抬起我的一只脚放在他的头上。这个动作大概是表示他愿意永远作我的仆人吧！我友善地扶起他，并且尽量安慰他鼓励他。这时，我看见那个被我打昏的野人开始苏醒了，于是我向这个臣服的人指示那个野人还没死。他向我叽哩咕噜说了好些话，虽然我听不懂他说些什么，但这是我到荒岛二十几年以来，第一次听见人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悦耳动听。

这时，那个被打昏的野人竟坐了起来，我的野人（现在我先这样称呼他）立刻向我做手势，叫我把我的大刀借给他。他立刻冲过去，一刀就把敌人的头给砍了下来。

他动作如此敏捷，就算是刑场上的刽子手，也没有比他干净利落的。后来我才想起这些野人一向用惯木制或石制的工具，难怪拿起利刃就能削肉如泥。

他走到我面前来展示他的胜利，同时把刀还给我，然后用手指着被我射死的野人——似乎想知道我怎么能在那么远的距离把那个野人打死。他走到那个尸体前，把死人翻过过来翻过去细看，最后，盯着胸口上



枪弹穿入的伤口——流血不多，但是野人的的确确死了。

我的野人用泥土把那人的弓和箭埋起来，并打手势告诉我——要是后面有人追上来，就不会发觉了。然后他又把两个死人拖进他刨开的洞里掩埋好，动作真是利落极了！

我叫他跟着我走。为了不使我的梦在最后那部分变得和现实一样，我就把他带到离堡垒不远的我的另一个洞穴里。我给他一些面包、一挂葡萄干和一瓶清水。等他吃饱喝足后，又做手势叫他躺下来睡觉。这个可怜的人就在我给他用稻草和毯子铺好的地方睡着了。

## 星期五

我的野人身体强壮，大约二十六岁左右。他的相貌非常端正，有一种大丈夫的气概。他的头发既黑又长，额角又宽又高，眼光锐利。他的皮肤不很黑，反而带点棕黄色。

睡了差不多半小时，他醒过来了，然后走到我的面前，再次跪在地上，同时做出各种古怪的手势，来表示对我的感谢。末了，又像前一次那样把我的脚放

在他的头上。我自然了解他各种手势的意思，于是尽量使他明白我也十分喜欢他。

不久以后，我开始教他如何跟我说话。我给他取了个名字——星期五——因为我救他的那天是星期五。我还教他说出“主人”这个词，使他知道那就是我的名字。我还教他说“是”和“不是”。

我从瓦罐里倒了一些山羊奶，然后拿出一块面包，让他照我的方法把面包泡在羊奶里吃。他吃了一口，马上做出很多的手势，来表示那些食物非常可口。

那天晚上，我和他一起在山洞里过夜。天刚亮，我打手势叫他跟着我走，并且“告诉”他我要给他衣服穿。因为他全身一丝不挂。当我们走过昨天他埋死人的地方时，他向我表示要把那两个人挖出来吃掉。我十分生气，向他表示我对这种行为的厌恶，我做出一副呕吐的样子，并且用手招呼他离开，他立刻顺从地跟我走了。

为了想知道星期五的敌人走了没有，我就把他带到小山顶上观望。我取出望远镜，看见独木舟和野人都没有了，于是我们向海边走去。我把刀递给星期五，把弓和箭挂在他的背后，还要他为我扛一支鸟枪。

到了海边，那种惊骇恐怖的景象使我的血液一时无法流动，勇气顿消——这里满是人骨、人血、火堆、

骷髅，血肉模糊。但是星期五似乎对此毫不介意。他做着手势，告诉我原来他们带来四个俘虏，三个被吃掉了，他自己是第四个。在这帮野人和他的国王之间曾有一场大战，这帮野人在战争中俘虏了许多人，然后带到各处举行人肉宴。

我命令星期五把所有的骷髅、人骨、人肉，以及残留下的东西都集中起来，点火烧掉了。但是星期五好像仍具有吃人肉的本性。对此，我时常表现出厌恶的态度，他也就不敢再有吃人肉的念头了，因为我让他明白——如果他敢吃人肉，我一定会杀了他。

我领他到堡垒后，先给他一条麻布短裤，长短刚好合身。后来我又用羊皮给他做了一件短外衣，用兔皮做了一顶帽子给他。他穿戴起来后，简直换了一个人，看起来舒服多了。当然，星期五也觉得非常高兴——因为他自己穿戴得和主人一样了。

第二天，我在堡垒中间的一块空地上，给他搭了一个小帐篷。

原来我很害怕他会趁我不注意爬过墙来，因此，我在墙垣上架起木条做的屋顶，斜上直靠在山岩边，再用稻草掩盖在上面。我又在洞穴出入口和用梯子出入的地方，做了一扇活门，人从外面绝对无法推开，而且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每天晚上，我也随身带着武

器。

事实上，我太多虑了，星期五是如此的忠心、可爱、老实。他没有复杂的欲望，也没有强横的性格，更无害人之心。他对我好像小孩子对父亲一般依恋。我敢保证，无论何时何地他一定愿意牺牲性命来救我。

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教会他说我的语言，使他能够明白我所说的话的意思。

### 从野蛮到文明

回到堡垒后，我经常考虑着如何让星期五完全抛弃吃人肉的恶习，同时教他学会吃动物的肉。

一天早晨，我把他带到森林中去，想杀一只小山羊，带回去煮来吃。当我看到前方有山羊的时候，我抓住星期五的手，说：

“别动，站住。”

他立刻站住不动，于是我拿出枪射杀了一只小羊。以前星期五曾在远处看见我射杀他的敌人，现在他听见枪声，仍然忍不住全身颤抖。许久，他才从惊骇中恢复过来。他解开背心，想看看自己有没有受伤？接着又走到我的面前跪下来，抱住我的膝盖，并且说了很多我完全听不懂的话。但是我明白他在哀求我不要

杀他。我立刻想到他没看到我射死了一只羊，以为我要杀掉他。

为了让他明白我不会杀他，我拉他起来，笑着指给他看我杀死的小羊，并示意他跑去把羊抱回来。他马上照办了。我又把他招呼到面前来，用枪指着树上的一只鸟，让他知道我要把它打下来，同时让他看到我怎样射击那只鸟儿。

我于是开枪，并叫他看，虽然他看见那只鸟儿从树上跌落下来，但是他依然惊惶得不得了，因为他没看见我放什么东西进枪里。现在他一定感到神奇，无论远近，枪里头那可以致命的玩意儿，都能把人、兽、鸟以及其它生物杀死。

过了好几天，他才敢去碰一下我的枪。他只是对着枪说话，好像枪能回答他一样。我后来问过他这事，他说是希望枪不要杀死他。

当时，在森林里没有再发现什么可猎杀的动物，我们把小羊和鸟都带回去。当晚就把山羊皮剥掉，把肉切开。我把羊肉煮好，然后我们一起吃了，他吃得很高兴，再度对我表示谢意。

第二天，我决心让他尝尝烤羊肉的味道。因此，我把羊肉用绳子悬挂起来，在火上烧烤。星期五觉得很惊讶，但是等他尝了一块烤肉后，他就用种种手势



告诉我，他喜欢吃烤肉。最后他对我说，他以后再也不吃人肉了。听他这么说，我觉得非常欣慰。

我还教他怎么打麦子，筛麦子，这些他做得和我一样好。我又让他看我怎样做面包和烘焙面包。不久以后，他都可以替我做这些工作了。

我现在开始考虑，多了一个人吃饭，需要多开垦些土地来种植粮食。我划定一大块土地，像以前一样在土地四周围起篱笆，星期五对于这件工作很乐意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快乐。

我对他说明，做这些事是为了能有更多的麦子来做面包。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人，所以我们需要很多麦子，才能维持两人的生活。对于这点，他表示理解，而且，他很愿意替我干事。

这是我在这个岛上最快乐的一年。星期五很聪明，我需要的东西的名字他几乎都懂得，至于我告诉他各地方的名字和我时常说的许多话，他也都能懂。简单来说，我的舌头现在又有用处了。

除了和他对话获得的愉悦以外，我对于他这个人也非常满意。他的纯真诚实，令我感动。至于他，我可以保证，他爱我胜过任何东西。

## 聪明的星期五

我的星期五真的很聪明，他的英语已被我教得相当不错，和他谈话、问他问题，他差不多都能用英语回答。有一次，我想试试看他是不是还怀念故乡，于是问他，他的部族有没有打过胜仗？他微笑着说：“是的，是的，我们常常打胜仗。”

“你们既然时常打胜仗，为什么你还会被俘呢？”

“总之，主人！我们打胜的多。”

“怎样打呢？”

“在我住的那个地方，他们的人比我们多，所以他们捉去了我们族一个、两个、三个和我。我的部族在另一个地方打败他们，可以捉到好多人。”

“那么，为什么你的族人不把你救回去？”

“他们奔跑，把一、二、三，和我用独木舟载走，当时，我的族人没有船。”

“唔，你的族人怎样处理俘虏呢？是不是也把俘虏带走、吃掉，像那些敌人对你们做的一样？”

“是的，我的族人也吃他们，全吃掉。”

“他们把俘虏带到哪儿？”

“到他们想到的地方。”

“到这岛上来吗？”

“是，是，他们来这里，不过也到别处去。”

“你同他们一起来过这里吗？”

“是的，我来过这里。”他指着岛的西北方向，那里似乎比较靠近他们的部族所在地。

我这才明白，从前星期五经常来这个岛吃人。不久，我鼓起勇气带他到岛的西北角看看，他立刻便认出那个地方，并且告诉我，他有一次曾来过这里，和伙伴们吃了二十个男人、两个女人和一个小孩。他不会讲出英语的“二十”这个词，不过他用石子来排列，然后叫我自己去数。

我问他，从我们的海岸到对面海岸大概有多远？独木舟会不会经常出事？他对我说，独木舟是没有危险的。不过，海上稍远的地方有强风和急流，而且早上和下午的方向完全不同，原来我以为这不过是潮流方向问题罢了。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由于附近一条大河的潮水涨落造成的。在这条河的入海口上有一块陆地，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海岛，而我以前看见的礁石就横卧在入海口的角上。

我还问了他许多关于那儿的居民、海洋、海岸……以及邻近的民族等等，他把所知道的都告诉了我。此外我还问他的和他同种族国家的名称，星期五对我说，那个地方距离月亮非常远，也就是在月亮落下去的地

方，即他们国家的西方，那里住的是白色的、有胡子的像我一样的人，而且他曾经杀了很多的“人”。

我问他，用什么方法才可以离开这里，到那些白人中去？他说：

“可以，可以，你可以乘两只独木舟去。”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想了很久，才明白他的意思是像两只独木舟一样大的船。

和星期五的谈话令我非常高兴。从此，我便心怀许多希望，总有一天，我会寻到机会，离开这里。到那时，这个可怜野人将是我的得力帮手。

### 猜疑

星期五和我更亲密以后，我就把我的事告诉他，他听了很感兴趣。我又向他描绘了欧洲各国的情形，尤其是我的故乡英国。以及我们英国人怎样生活，怎样交际，以及我们怎样乘船到世界各地通商贸易……

后来，我告诉他关于枪和子弹的原理，虽然他还是不大明白，但他也很感兴趣。我给了他一把刀，又替他做了一条有大钮扣的皮带，可用来悬挂腰刀的那种，同时又给他一把斧头作为随身武器。

有一天，我带他去看那艘破船。

“它是遭风浪袭击而失事的，”我指着船的残骸对他说：“船上的人为了逃生，就弃船而去。当时我用了全部力量也移动不了它，可是现在，它几乎成为碎片了。”

看到这艘船，星期五呆立着沉思了许久，一句话也不说。我问他在想些什么？最后他才说：“我好像见过这样的船到过我的国家。”

原来他的意思是说，有一条像这艘一样的大船，曾经飘到过他的国家，而且被狂风大浪冲到海岸边去了。

我立刻猜想到，一定是一艘欧洲船在他们的海岸边失事了，船也被击成碎片。

星期五对我很详细地描述那艘船的情形。不过，当他说到“我们曾救了‘白色’的人，使他们不被淹死”的时候，我马上问他：“那艘船里有没有‘白色人’？”

“有的，”他说：“船中全是‘白色人’。”

我问他一共有几个人？他用手指表示他们有十七人。

“后来他们怎样了呢？”

“他们都还活着，”他回答：“都住在我的国家里。”



我立刻联想到，这些人一定是那只沉船上的人，他们在船触礁之后，就乘上小艇逃了出来，后来不小心登上了野人岛。我详细地问他，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

“主人，他们现在还住在那里，”星期五十分肯定地说：“差不多有四年了。我们让他们另外居住，也给他们食物。”

“那么，你的族人为什么不把他们杀死吃掉呢？”

“主人，没有那样的。我们的人和他们结成了兄弟。”星期五这样回答我。他的意思，我猜想是一种停战的协定。他又继续说：“我们不随便吃人，除了在交战的时候。”这就是说，他们只吃在打仗时捉到的俘虏。

在这件事过后好久，我们去到岛东边的一座小山上。我说过我曾在一个天晴的日子，在这里发现了大洋或美洲的大陆。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晴朗，星期五很仔细地眺望着那块大陆，突然他跳起舞来，同时又高声招呼我。

“星期五！怎么了？”

“哦！高兴哟！”他兴奋的说：“主人！哦！我看见我的国家了！就是那里，你看，那就是我的家乡哩！”

我看见他的目光闪烁，脸上是渴望的神情，似乎他很渴望重返家园。这个情景，突然使我产生了很多联想，以致我开始怀疑星期五的忠心了。一旦他重返故乡，那么他对于我教给他的一切，和对我的感激之心也要统统忘掉了。而且他一定会把我的故事全部告诉他的族人，也许他会带来一两百人，把我吞吃了。

自从有了这个念头，我对星期五已不再像从前那么亲热了。而且，我还有些怕他、忌恨他。我的猜忌日益增加，我时时提防着他，对他渐渐冷淡。

不过，我错怪了这个老实人。他的内心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孩一样，光明纯洁。发现这一点以后，我心里很安慰，但又觉得很对不起星期五。

### 真情流露

在我对星期五的猜疑还没有消除以前，我每天都向他探询，看看能不能在他身上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一天，我们又来到那座小山上。

那天，天阴沉沉的，海面上笼罩着一层雾气，所以我们无法看清远方的陆地。我故意问他：

“喂，星期五！你想不想回到你的故乡去。”

“当然，”他回答我：“我很希望能够回到我的

故乡去。”

“你回到那里干什么？”我问：“你会不会再成为一个野人？再吃人肉？回到以前的野人生活？”

“不是，不是，”他很严肃地摇着头说：“我星期五要教他们过一种新的生活，教他们种庄稼，吃面包、吃野兽的肉，喝乳浆，再不要吃人肉。”

“他们会把你杀死的。”

我对他说，星期五变得更正经起来：“不会，不会，他们不会杀我，他们热爱学习。因为他们从乘小船来的大胡子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那么，”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回到他们中间去呢？”

“我游不了这样远的路啊！”星期五笑着说。

我告诉他我可以替他造一只独木舟。他告诉我，假如我和他一起回去，那他是非常愿意回去的。

“同你一起去？不行！他们一定会把我吃掉的。”

“不会的！不会的！”星期五叫出声来：“主人！我叫他们不吃你。我会让他们喜欢你。”

我想他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要告诉他的族人，我是怎样杀死他的敌人，怎样救了他。我又教他种植和畜牧，给他面包和羊肉吃，还有衣服穿……所以他说服他的族人不仅不能害我，而且要爱我。

这时，我的心中有了冒险过海的念头，看看我能否和那些大胡子人会合？我猜想他们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只要我们能会合，我们就可以商量逃走计划。这比我远在四十英里外的孤岛上，独自一人毫无援助地逃离，希望当然要大得多了。

几天以后，我带着星期五到我的小舟那里去。小舟泊在岛的另一端，星期五帮我把船内的水放干，然后和我上船。

我觉得星期五对于航行，领悟得特别快，他驾船的技术，丝毫不比我差。我对他说：

“好，星期五！现在，我们驶去你的故乡吧！”

他听了我的话，脸上突然出现迟疑的表情，似乎是嫌这木舟太小了，不能远航。我便告诉他我还有一艘较大的船。

第二天，我领星期五到我第一次制造的大船那儿。这只船我实在没办法把它推下水，只好一直丢在那儿。太阳把它晒得干枯破碎，所以已经开始朽烂了。

“像这样大的船，”星期五对我说：“对于航海的确不错，可以装下足够的粮食、饮料、面包……”这就是他说话的方式。

我对于和他一起到大陆去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我对星期五说，我们需要造一只和那艘船一样大的船，

这样，他便可以乘船回到他的家乡。但他一句话都不说，同时脸上露出一种严肃、哀伤的神色。我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立刻问我：

“你为什么对星期五生气？我究竟做了什么事？”

我说我并没有生气呀！

“你没生气？”他重复着这句话：“那你为什么要送星期五回去？”

“什么？”我说：“星期五！你不是说过你想回去吗？”

“是的，是的，”他回答：“我说的是希望两人一起去，不是星期五一个人回去，而主人却不去。”

原来他要我同他一道走。

“可是我去那边干什么呢？”

“你有很多事情要做！”星期五马上回答说：“你可以教训野人，使他们变成善良有礼的人。你能教他们过新的生活。”

“啊，星期五，你在说什么！我也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罢了。”

“是的，是的，”他说：“你教我好，你也教他们好。”

“不，不，星期五，我不能和你一起去。你自己



走，让我一人留在这里吧！”

他听了我这句话，似乎很慌乱。他跑到他放小斧的地方，把小斧拿来交给我。

“你拿小斧给我干什么？”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你拿着杀了星期五吧！”他说。

“我为什么要杀你？”

他马上回答：“你为什么老要叫星期五离开你？杀了星期五吧！不要再赶星期五离开。”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非常真诚，我看见他的泪珠已经从眼眶中滚出来了。

这是真心的感情流露，同时也表明了他坚定的决心。因此我告诉他，只要他愿意和我住在一起，我再也不会叫他离开。

现在我终于明白，他回故乡的愿望，是因为对族人的爱护，希望我能教育他们过文明的生活啊！

### 野人又来了

由于星期五曾对我提到过有 17 个白人流落他的家乡，我就有了冒险过海、逃脱荒岛的念头。这念头使我的心波动起来。所以，我和星期五又马不停蹄地开始造船工作了。

我们首先要找一棵大树，砍下做成一只独木舟。虽然岛上有足够造大船的树，但是我们需要的是靠海边的树，这样，一旦船造好便可推下水，避免再犯我二十几年前的错误。

我们在森林里找了许多，最后星期五找到了一株大树，那种树很适合造船。

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船终于造好了。

船完成以后，我们把大滚木放在它下面，慢慢推下海。船下了水后，我们发现它完全可以载 12 人。

星期五把这船划得轻巧而飞快，我对此非常惊奇，因而问他，愿不愿和我一起坐船去冒险？“主人！当然愿意。”他说：“我们可以前进，即使是大风大浪！”

然而我觉得这艘船还缺点东西，应该再做一根桅杆，一张风帆和铁锚及缆索。

桅杆不难搞，只要找一株笔直坚韧的小杉木即可。岛上这类树木很多，我就叫星期五去找。

记得很久以前，我曾保存过一些破帆片，现在大概已经烂了。

我打开木桶和藤篮，里边有很多破烂不堪的帆布，不过我终于找到两块还能用的帆布，便把它们缝成帆。

安装索具和配置桅杆，花去我不少时间，因为这些都是有助于我出海航行的必需用具，所以我一点都

不能马虎。

我还在船尾安装了一个船舵。

所有这一切都做好以后，我开始教星期五驾船的方法，虽然他划船的技术很棒，但他不知道怎样运用帆和舵。当他看见我驾驶这艘船，运舵使船摆动方位，牵帆使船转向，来去自如地行驶，他大为惊奇。

起初他只呆呆地看着我来来回回驾驶，后来我就教他实际操作。经过几次练习，除了罗盘的功用他难以掌握外，他很快就变成一个技术纯熟老练的水手了。

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我困守在这岛上第二十七年了。

不久，雨季来临，所以我只好待在家。不过我们已把造好的船妥善地藏起来——我叫星期五在河湾挖了一个很大的船码头。当退潮的时候，我们又在码头上筑了一座土坝，这样在涨潮时，船就可以保持干燥了。

等到天气转晴，我出海的念头也日益坚定。我已经贮藏了很多粮食。再过一两星期，我就要驾船出海了。

一天清晨，我正忙着，便叫星期五到海边去，看看能不能捉到一两只海龟来吃。但他出去没多久，就突然跑回来，越过篱笆和外墙。我还来不及问他怎么

了，他已向我大叫起来：

“哦，主人！哦，不好！哦，坏事了！”

“怎么回事？星期五！”

“哦！在那边，那儿……”他说：“一、二、三，三只独木舟！一、二、三！”

照星期五说话的方式，我推断那儿有六只独木舟。不过，经我再次查问，才知道一共只有三只。于是我说：

“唔，星期五，不用怕！”我尽量的给他壮胆。

然而这个可怜的人还是吓得发抖，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们是来杀他的。我想尽办法安慰他，告诉他我和他在一起。

“不过，”我说：“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和他们战斗。你能不能打仗呢？星期五！”

“好，我开枪。”他回答我：“但是他们人很多。”

“没关系。”我再三对他说：“我们的枪可以吓跑他们，可以不杀他们。”

我又问他，如果我保护他，他会不会也保护我、帮助我、忠于我？

“就是死，我也愿意！主人！你叫我死我就死。”星期五非常肯定地回答。

于是，我叫他背上两支鸟枪，我自己也拿了两把

小手枪，和往常一样把大刀挂在腰间，并且让星期五拿上小斧。

准备妥当，我带上望远镜上山。结果，看见二十一个野人、三个俘虏，还有三只独木舟。他们似乎又是来吃那三个俘虏的。

我注意到他们上岸的地方，并不在上次星期五逃跑的那边，而是在我泊船的小河湾那边。那里的海岸比较低，还有一片非常茂密的森林，一直伸到海边去。于是我又回去，对星期五说，我决定把那些野人全部杀掉，问他愿不愿帮我？他现在已经不怕了，再三对我说，如果我要他死，他就去死。

### 激烈的战斗

我把武器分配好后，命令星期五跟着我走，未经我许可不能随意走动或是开枪射击。如要采取什么行动，也必须经我同意后才可以，并且千万不能发出声响。

我们开始出发了，顺着树林向右绕行大约有一英里左右。因为如果绕过小溪，比较容易进入树林，而且趁他们没发现，我们就可以向他们射击。

星期五紧跟在我后面。等走到野人旁边的树林，



我小声呼唤他，吩咐他爬上一棵大树，试试能不能看见他们在做什么。星期五立刻按照我的话去做了，一小会儿就从树上跳下，跑来告诉我说：“主人！他们在火的周围坐着，吃一个俘虏的肉。还有一个被绑着放在沙滩上。主人！他们下一个就要把他吃掉了。”星期五还对我说，那个俘虏不是他的族人，而是一个大胡子白人。我一听是大胡子人，感到十分吃惊，立即爬到树上，取出望远镜望过去……这一望，吓得我几乎失声叫出来，因为我清清楚楚的看见一个白种人的手和脚都被芦苇一类的东西紧紧缚着，横躺在海滩上。

前面大约五十码的地方还有一棵大树，如果我悄悄潜到那里，和他们就只有子弹射程一半的距离了。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特意找了一块高耸的土丘，距离他们大约有八十码远。

这真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因为他们此时正在解俘虏脚上的绑绳。我转过身对星期五轻轻地说：“注意，你要照我的吩咐去做。”

“好，主人，你尽管吩咐！”

我把一把手枪和一支鸟枪放在地上，拿着另一支枪瞄准野人，同时叮嘱星期五照我的样子去做。我问他准备好了没有，他说：“好了。”

“那么，开枪吧！”我们同时开火。

星期五射得比我准，他打死了两个人，伤了三个人；而我只杀死一个，打伤两人。野人遭到突然的袭击，吓得魂飞魄散，没受伤的人都跳了起来，但是他们不知道往哪里逃才好，因为他们不知道袭击他们的东西究竟来自何方？

星期五一直盯着我的一举一动，随时随着我变换动作。第一轮枪放过以后，我立刻又拿起枪来准备射击，星期五也照着我做。看见我半眯眼睛瞄准目标，他也依样画葫芦。

“准备好了吗？星期五？”我问。

“好了！”他说。

“射击！”我一连放了好几枪，星期五也照我的样子射击。

只见两个野人倒毙在沙滩上，一些受了伤的野人惊慌失措边喊边跑，像一群疯子。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受了重伤，后来又有三个人倒下了。

“现在，把射击过的枪放下，再拿另一支装好子弹的枪跟我来吧！”

星期五迅速拿起另一支枪，随我冲出了树林。我一发现野人看见了我就大叫起来，星期五也跟着我高声大叫，同时我拼命地向那个大胡子人跑去。

那两个正要动手的屠夫听见枪声，早已吓得没命地跑向海边，跳入一只独木舟，然后还有三个人也跟着上了船。我叫星期五追上去开枪射击，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追了距离大约四十码就开枪射击了。我相信他们会把他们全干掉的。

我拔出刀，割开那个可怜人手脚上的绳子，把他扶起来，用葡萄牙语问他是什么人。他大概是惊吓过度，一时半会儿恢复不过来。过了一会儿，似乎听清了我的话，才虚弱地说：“我……我……”

从他的发音得知他说的是拉丁语，于是我再问他是什么国家的人？

“我，是西班牙……”他说得断断续续，于是用他所能做的各种手势，表示他对我很感激。

“先生，”我尽量用我会的几句西班牙语说：“我们以后再谈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战斗。假如你还有力气，就拿这把枪和刀去打一仗！”

武器一旦在手，好像重新给了他力量，他立刻站起来奔过去追杀那些残害他的屠夫，就那么一会儿，便砍倒了两个人。

因为事情太突然，那群野人十分恐惧害怕，甚至吓得跌倒在地，爬都爬不起来。

我叫星期五立刻去我们第一次开枪的地方，把放

在那的武器都拿来。然后，我在枪里都装满子弹。装子弹的时候，西班牙人和一个野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看见野人正用一把大木刀进攻西班牙人，西班牙人虽然很虚弱，但是和野人搏斗了好一会儿。西班牙人的头被划了两道极大的口子，于是他丢下刀，从腰间摘下我给他的手枪，对着野人射击，当场击毙野人。

这时星期五举着一把小斧，追杀那些逃命的野人。西班牙人又向我要了一支枪，也去追逐那些野人。但是，野人跑得比他快，逃入海中，全力向独木舟游去……总计二十一个野人，就只有逃上独木舟的三个人从我们手中逃掉了。

### 父子情深

独木舟里的野人拼命地划出了我们枪弹射程之外的地带，星期五非常着急，要驾驶野人留在海岸上的另一只独木舟去追赶他们。

其实，我也很担心那三个逃走的人会把消息报告给他们本国的人，那么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说不定会带上两三百个人来。他们仅凭着人数众多就可以把我们吞食了。所以我同意星期五去追杀他们。不过当我走近独木舟时，大吃一惊，因为艇里有一个被绑手

绑脚的人。他因为惊吓过度，好像死人一般了。我立刻割掉捆绑住他的芦苇，扶他起来。他已站不起来也说不出话，只是不停地呻吟。我叫星期五告诉俘虏“他得救了！”那个可怜人才缓缓坐了起来。

这时，星期五的神情突然为之一变，举动也疯狂起来。他激动的去吻、去拥抱那个俘虏，同时又高声叫喊、大笑、跳着、舞着……然后那俘虏也大叫起来，不停地扭着自己的手，拍打自己的脸和头，犹如一个疯子。这疯狂却挚诚的举动，无论谁看到，都会感动得流下激动的泪。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星期五才激动地告诉我，那个人正是他的父亲。

星期五得知父亲死里逃生的时候，是那样地兴奋和激动，我也很为他们感动。星期五在独木舟里进进出出，只要一进到船内，就在父亲身旁坐下，把父亲的头紧靠着自己的胸膛，并且轻轻地抚摸。后来，又不断按摩父亲因被捆过久而麻痹僵硬的手脚。

星期五父亲的出现使我们完全忘了要去追赶那些逃跑的野人，他们现在肯定走远了。不过，没去追他们倒是我们的幸运。因为两个小时后，忽然刮起狂风，风向刚好和他们逃走的方向相反，我推测他们可能航行不到四分之一的路程，就会连船带人被卷入海中了。

星期五一直忙着照顾他的父亲，我都不能把他们



分开一会儿。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叫他到我面前来，他跑来时又蹦又笑，快乐到了极点。我问他有没有拿些面包给他父亲吃？他摇着头说：“没有，我自己的面包已经全吃掉了。”

于是，我拿出一块面包和一挂葡萄干给他，叫他送到他父亲面前。

他把吃的东西交给父亲以后，立刻从船中跳了出来，飞奔远去。顷刻间已无影无踪。过了大约有一刻钟，他怀里抱了很多东西回来。原来他回去拿了一罐清水来给父亲喝，还拿了几片面包和饼干。

我吩咐他也拿些食物给那个西班牙人。当星期五拿了水和饼干送到西班牙人面前时，那个西班牙人马上坐了起来，狼吞虎咽地一下子把东西都吃光了。我于是再给他一些葡萄干，他脸上露出感激之情。不过他如此虚弱，以致于再也难以站起来。我叫他好好坐着不要动，同时命令星期五也为他按摩按摩。

星期五虽然遵照我的吩咐，坐在草地上替那个西班牙人按摩脚踝，可是他每隔几分钟就回过头去，看看父亲有没有事，若是见不到父亲，他立刻站起来，悄悄跑回父亲身边。

于是我对西班牙人说：

“先生，如果您愿意，到我的住所去，我就可以

照顾你了。”

西班牙人听懂了我的话，万分感激地回答：“啊，太谢谢您了。”

星期五把西班牙人驮在背上，轻手轻脚地把他放进独木舟内他父亲的身边，然后驾船前进。

他把这两个人安全地带到我泊船的小河湾。当他往河岸奔去，经过我的身旁时，我问他：“你到哪里去？”

“哦，我去把另一只独木舟划来。”说着，就一阵风而去。

不久，他已划着另一只独木舟来了。然后他想把父亲和西班牙人扶出船外，但是他们都走不了路，弄得星期五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很快想到一个好办法，要星期五把他们抱上岸。同时我动手做了一个简易手推车，把他们推回堡垒去。但是，堡垒外有一座高墙，我们如何把他们带进堡垒呢？总不能把墙拆了？

最后，我们只好在墙外以前种的树林的一片空地上搭一个帐篷，把旧船帆、树枝、干草盖在上面。我在帐篷里搭了两张床，用稻草垫在最下层，草上再铺上山羊皮，同时给他俩每人一床毯子。这样，他们都能舒舒服服睡一觉了。

## 第五章 重获自由

### 立下协定

安顿好星期五的父亲和西班牙人后，我开始制作大量食物。我吩咐星期五到我的羊栏里捉来一只山羊，砍下羊腿，用火烧烤，做成香喷喷的烤肉。我还带了面包到新帐篷去，并替他们布置了一张桌子，然后大家坐下来一起吃午餐。

吃过午餐，我吩咐星期五驾上一只独木舟去把我们丢在海边的武器取回来。第二天，又吩咐他去把那些野人的尸首埋掉。这些事，我自己是无法做到的，我实在不忍心再看那些可怕的残骸和尸骨。

我开始和两个客人聊些简短的话。我先叫星期五询问他父亲，对于那些野人乘船逃跑的事有什么看法？我们是否需要防备他们再度回来？

老野人认为那些坐船逃走的野人，一定躲不过那晚的大风大浪，也许当时掉到海里淹死了，也许被大风浪推动到南方的海岸上——在那里他们也一样会被其它野人吃掉。

“如果他们能活着回去，会做些什么呢？”

“我也说不清。”

不过，星期五也把他父亲的看法转达给我听——那些野人对于火光、枪声，肯定觉得非常恐怖。所以，野人们一定会认为同伴是被雷电击死的，而我和星期五是两位天兵，或是上天派来杀害他们的魔神。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就能把人杀死。

这个老野人说的果然有道理。事实如此，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果真没有看见野人到这个岛上来。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防备心理已逐渐松弛了，我又升起了以前要航行大陆的念头。同时星期五的父亲肯定地告诉我，如果我愿意去，那么，在他们的国家，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招待。于是我对于这事的热情，更是一天天高涨起来。

但是，我从西班牙人那里知道，在星期五的国家还有十六个他的同胞和葡萄牙人。现在他们虽然和那些野人平安共处，但物质的供给太缺乏。

“那么，你们怎么会流落到那儿去的呢？”

“唉，一言难尽啊。我们雇了五个葡萄牙水手，乘船准备到哈瓦那岛把船上的皮革卸下，然后装运一些货物回去。我们的船不幸失事，逃脱出来的人历尽

千辛万苦，才抵达野人的海岸。目前那几个人时时担心被野人吞吃，哪还能抱有什么希望呢？”西班牙人感慨起来，神情十分沮丧。

“难道你们没携带一些防身武器吗？”停了一会儿，我问他。

“不是没带，而是我们的火药、子弹，都已经被海水浸湿了。”

“如果你们想要逃走，会有什么后果？”我又问道。

“关于逃跑的问题，我们已讨论过多次。但是一没船，二没有造船的工具，三没有足够的食物，怎么逃？每次讨论后，大伙儿也只能失望地叹气和哭泣。”

他一边说着，一边流露出哀求的目光，好像是希望我能拯救他们……我很坦白地对他说：

“老实说，若是去了那里，我这个英国人可能会变成牺牲品。要我去拯救你的同伴，这是不可能的。”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西班牙人万分肯定地说，一面用手按住胸脯，一面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他说，如果我愿意，他会和老野人先回到同伴那里去，和他们商议这些问题。我可以和他们定下协约，同时立下庄重的誓言——他们必须绝对听我的指挥，



把我当作他们的领袖、船长。

西班牙人表示，他和同伴们都是文明的人，现在他们既没有武器，又没有足够的衣服、食物，而且是在野人的控制下生活。对于回国，他们早已失去希望了。

“只要你愿意拯救他们，”西班牙人再次肯定地对我说：“我敢保证他们一定会感恩戴德，随你出生入死。”

### 来了英国人

有了这个坚定的保证，我决定冒险去搭救那些白人，于是我让西班牙人和老野人回去和他们商议。

西班牙人还向我建议，他和星期五父子还可以帮忙耕种。这样，以后收获的时候，就有足够的粮食供给日后救出来的同胞了。

因此，我们四人一起努力劳作。掘地的掘地，播种的播种，大约花了一个月时间，我们开垦了很多土地，最后我们把几十桶麦子全都播种下去了。

我又装了好几个陷阱来捕捉野山羊，有一次，我们一天之内就捉到差不多二十只小羊，全圈养起来。

不久，晒制葡萄干的季节又到了，我们按照以前

晒葡萄干的方法，把它们一串串的悬挂在树枝上，等到太阳晒干以后收藏起来，装了足足八十大桶。

这一年的收获时节，我们一共收了四百多斗麦子。现在，即使西班牙人的同伴全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都有足够的粮食来招待他们了！

粮食既然足够了，我就让西班牙人横过大洋，看望他留在野人岛的同伴。我再三嘱咐他，那些白种人一定要在他和老野人面前发誓——绝不伤害、攻击那个准备拯救他们的人，而且愿意帮助他、保护他，对于任何伤害他的企图，都要反对；同时，无论在哪里，都要听从他的指挥。这个誓约不但要写下来，还要每人亲笔签上名字（当时我根本没想到他们并没有笔、墨、纸）。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反对，就不能带他到这里来。

我的命令下达后，西班牙人和老野人便整装待发了。我给他们每人一支枪，吩咐他们不是万分紧急的话，千万不要使用这些武器。我又为他们准备了足够吃八天的粮食，衷心祝愿他们这次航行一切顺利。

他们在一个顺风的日子出发了。那一天的月亮很圆，根据我推算，那时大概是十月份吧？

从此，我一心等待他们的好消息。他们走后的第八天早晨，星期五突然跑到我面前，高声大叫：

“主人！主人！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我从床上跳起来，以为西班牙人和老野人他们回来了，竟没带枪就跑出去。但是当我向海中眺望时，简直没把我吓死，因为我看见大约在一海哩以外的海面上有一艘陌生的船，正全速向这里的海岸驶来。

我命令星期五跟上我。我现在并不知道那艘船是敌是友？只得拿了望远镜，爬到小山顶上去观察。

刚刚才踏上山顶，我就看见那艘船在距离海岸不过一哩半的地方停泊。根据我的观察，这是一艘英国船。一时间我的脑袋混乱极了！哦，我一方面相信这艘船里的人都是英国人我的同胞，快乐的情绪令我忍不住高呼起来；另一方面，我却又疑虑重重，告诉自己必须保持警惕。

因为这里并不是英国和世界各国做贸易的来往通道，假如他们不是被风浪吹到这里，显然是不怀好意了。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警戒，以免落入盗贼手里。

我看见他们划了一只长舢板靠近岸边，好像在寻找可以驶进去的小河。他们并没有发现我泊船的小海湾，而是直接朝海滩边登岸，距离我还有半哩远。

舢板里的人全部上岸后，我看到他们的确是英国人，一共有十一个，其中三个并没有武器，根据我的

推断，可能是俘虏。有四五个人先跳上岸，他们把那三个俘虏押下船，而那三个俘虏不时举起手来告饶。

面对这一情景，我心乱如麻，不明白他们这种举动究竟是什么意思？星期五对我说：“哦，主人！你看英国人也和野人一样吃俘虏呢！”

“什么？你以为他们会吃那些俘虏吗？他们不会吃的！”

“会的，”星期五说：“他们会把俘虏吃掉的。”

“不，不，星期五，我想他们最多会把那三个俘虏杀了。但他们是不会吃俘虏的。”我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随后看见这恐怖的景象，仍止不住浑身发抖，同时又担心那三个俘虏不知会怎样被虐杀至死。

一个水手举起一把腰刀，向其中一个俘虏砍去，我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我真想一枪射死那帮残忍的家伙。这样，就可以救那三个俘虏的性命了。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家伙打了俘虏以后，就分散走开了，好像要去巡视这个小岛。这时，那三个俘虏可以随便地走动，后来他们都坐了下来，脸上充满绝望与忧愁的神情。

这使我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来到这个岛上的情景——那时我六神无主、胆战心惊，满目的荒凉令我几乎失去活下去的信心。

## 大获全胜

这些水手上岸时，正是潮水上涨的时候，所以他们都毫不在意地在岛上闲逛。直到潮水开始回落，他们的舢板已在沙滩搁浅了。舢板里还留着两个熟睡的人，其中一人不久就发现船已经搁在沙滩上，便呼唤在岸上四处游荡的同伴。他们很快都回去推舢板，可是舢板实在很重，而搁浅的地方又是一块泥泞的沙地，想把舢板推下水可就太难了。

处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居然一点也不着急，最后干脆放弃，又回到岸上游荡。我还听到其中一人大声对同伴喊到：“让它留着吧，不用管它！贾克！下次潮水一来，它自然会浮起来的。”

我知道在舢板重新浮起来以前，至少还有十个小时，到那时天已经全黑，我可以趁机偷偷溜过去听听他们的谈话。

我决定天黑前什么都不做，只是叫星期五把枪支弹药准备好。

大约下午两点，一天中最热的时候，那些水手在树林子里有的散步，有的躺在树下睡午觉。而那三个俘虏失魂落魄地坐在离我不远的一棵大树下，我决定



向他们打探一些消息。

星期五带着武器跟在我后面。我悄悄挨近他们，尽量不被他们发现，快接近的时候，我用西班牙语对他们叫道：“诸位先生，你们是什么人呀？”

他们一听见我的声音，全都吓得跳起来，当看到我一副怪模样，更是万分惊恐，非但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而且还想要逃开。于是我改用英语对他们说：“请不要害怕，诸位先生，我是来拯救你们的，朋友。”

“那么，你一定是上天派来的。”其中一位终于开口说话了，而且还向我脱帽致敬：“因为我们目前的处境只有神仙才能挽救的了。”

“先生们，”我说：“你们肯让一位陌生人出手援救你们吗？我刚才看见你们上岸时，好像在苦苦哀求和你们同来的人，而他们当中有人还举起刀来砍你们。”

这时那个可怜人，好像很惶惑似地向我问道：“我这是在和上帝说话呢，还是在和人说话？你是人，还是一个天使？”

“你们不用害怕！如果我是上帝派下来的天使，他会打扮得比我漂亮得多，绝不会像你们现在看见我的这副怪样子。你们仔细瞧瞧，我是一个人，一个英国人。我是特地来帮助你们的，我只有一个随从，不

过我们有武器。请老实地告诉我，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的遭遇一时说不完！现在逆贼们就在附近，我不便跟你说太多。简单说吧，我原本是他们的船长，我的手下背叛了我！”

“他们要杀你吗？”

“是的，他们本来计划是这样的。不过，经我劝说以后，他们打算把我遗弃在这个凄凉的荒岛上，并且叫这两位先生陪我一起死。”

“这两位先生又是谁呢？”我问。

“一位是我的大副，另一位是我的乘客。唉！现在我们只求一死了之，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是不可能活下来的……”他的语气满含着悲伤。

“那些家伙带有什么武器？”我问。

“只是两支鸟枪。”

“好，把他们全交给我，我会保护你们的。现在趁着他们大都在睡午觉，我轻易就可以把他们都杀了。但是，我想留住他们的性命，做我的俘虏。”

“但是，他们中有两个人十分凶恶歹毒，对他们施加任何恩惠都是不明智的。其余的人如果关押起来一段时间，严加警戒，我相信他们会顺从你的。”

“先生，如果我冒险搭救你们，你们可否愿意和

我约定两个条件？”

他答应我，如果能收复他的船，他将完全服从我的指挥和命令。如果船收不回来，也会与我同生共死，即使海角天涯，只要我命令他去，他绝不推辞。其余的两个人也说了和船长同样的话。

“好的，好的。”我满意地说：“我的条件很简单：第一，当你们住在岛上期间，不能违反这里的任何规定。假如我给你们武器，无论我何时要收回，你们都得还给我，同时一切行为都要受我的指挥；第二，如果你的船可以收回，你们必须免费载我和我的随从回到英国。”

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且表示，他愿意把他的生命交托给我，只要他活着一天，就会永远感激我的救命之恩。

“好！现在，我给你们三支毛瑟枪，火药和子弹。”

他说一切听我指挥。我告诉他，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趁那些水手睡着的时候，向他们射击；如果有人投降，便饶赦他们。船长说可能的话，他也不愿意杀他那些手下。但是那两个罪大恶极的歹徒，是发动叛变的主谋，如果让他俩跑了，我们就糟了，因为他们一定会带全船的人来和我们拼命。

谈话时，我们发现有几个水手醒了，这时有两个

人站了起来。我问他，这两个是不是叛变的主谋？

他说不是。

“好，那么就放过他们。现在你复仇的机会来了，如果有人从你们手里逃脱，那就是你们的大错了。”

他被我后面那句话一激，便端起毛瑟枪，和他的两个同伴勇敢地向前跑去。其中一个水手听到响动，忙把其余的人叫醒。可是已经太晚了，因为当他喊叫的一瞬间，跟在船长后面的那两个同伴早已抢先一步，“砰”的一声开火了。

他们的枪法都很不错，命中一人，打伤一人。受伤的那个站起来拔腿想逃，并且要大声求救。但是船长已快要走到他的面前，举枪对准他的脑门打去。那人应声倒下，不再有声息。

这些人中还剩下三个，其中一个受了轻伤。当他们知道反抗无用的时候，立刻请求宽恕。船长告诉他们，只要肯认错，并且发誓忠心归顺，重新把船驶回牙买加去，就饶恕他们的性命。于是，那三个人竭力表示效忠，船长就饶了他们。这我自然没有意见，不过，我命令把他们的手脚都捆起来。

事后，我叫星期五和船长的朋友到舢板上去，先把舢板扣住了，带走桨和帆。其他几个分散在各处的水手听到枪声跑过来，见到船长已脱险，也就毫无抵

抗地俯首就擒了。

## 斗智斗勇

现在船长和我有时间来互相了解各自的情况了。我先大致谈了我沦落荒岛的经过，他听得很认真。当他听到我用奇妙的方法使自己生存下去，以及怎样艰难地制造船只、建筑堡垒、捕捉山羊、种植大麦的时候，惊叹不已。

这些事使他联想到他自己的遭遇。他说，我仿佛就是上天特意安排留在荒岛上拯救他生命似的，不禁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带着船长和他的两个同伴到我的堡垒去，拿出食物来给他们吃。他们对堡垒的一切无不惊讶万分！

船长最欣赏的是我筑的围篱。“你怎么才种了不到二十年的树，就能把你的堡垒完全隐蔽起来呢？”他称赞说：“这些树比在英国的长得快多了！”

确实如此，那些用来做围篱的小树，都已变成蓊郁高大的树林了。它们长得那样茂密，除了我特意留出的一条小径外，任何地方都没有空隙。我告诉他除了这个堡垒，在内陆我还有一间别墅，就和国王的行宫一样，无论什么时候都可到那边去休闲，以后我会



带他去看。但是目前，我们最迫切的是想办法夺回那艘船！

提到这事，他好像很忧虑：“我毫无办法，现在，还有二十六个人在船上，他们已叛变了，依法说那是犯了死罪。他们也知道，假如被制服后，一回到英国或英国属地，将会因此受到绞刑，因此他们更不愿投降。我想还是不要去攻打他们的好，毕竟我们的人数和他们比起来实在太少了。”

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我们不能和他们硬拼，只能智取。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我觉得我们首先应做的，是凿穿那只搁浅在海滩上的舢板。因为那些待在船上的水手，不多久一定会奇怪那些上岸的同伴不知怎样了，然后会下船来找他们。这时，他们可能带了武器，力量比我们强多了。假如我们能在他们没采取行动以前，先破坏那只舢板，至少他们就不能用它了。

于是我们立即把留在舢板上的武器都取出来，还发现了两瓶白兰地、几盒饼干、一块帆布、五六磅的糖。这些东西，我都很喜欢，尤其是白兰地和糖，我已经有许多年没吃到了。

等我们把一切东西都搬上岸后，就在舢板底下弄开一个大洞。那时他们即使有强大的武力胜过我们，

也不能把舢板带走的。而且，如果他们放弃这艘舢板，我绝对有办法把它重新修好。

我们离开沙滩，来到小山顶上，全部埋伏在野草丛中，静待事情发展。不久，船上发了一枪，并且对那舢板一直摇着旗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信号，是招呼舢板上的人回船去的。但是那舢板毫无动静，于是他们又连放了几枪，采用别的信号来示意。当他们发现信号和枪声都没有回音，便放下另一只舢板向海岸驶来。

我用望远镜看见舢板里有十几个人，都随身携带着武器。那只舢板停泊在离岸不远的地方，这时潮水把他们的船冲到那只破舢板的东面去。无疑船长很熟悉舢板上那些人以及他们的品行。他说，他们中有三个人是很老实的，但其余的人都十分凶狠，尤其在叛变的时候，更加残暴。

我决定把原先的俘虏隔开。我请船长先挑出两个忠诚可靠的水手参加行动，然后吩咐星期五和船长的同伴把另外四个俘虏捆起来。如果他们肯老实地待在堡垒里，一两天内就可给他们自由；但是如果他们想要逃走，他们将被杀死。这些人现在是甘心忍受监禁。星期五给了他们一些食物、几枝蜡烛，他们更是感激不已！

现在我们总共已有七个人，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和那快要上岸的十个人大战一番。

那十个人驾着舢板，一到那只破舢板停泊的地方，立刻把舢板泊在附近，跳上岸来。我看了很满意，本来担心他们如果在离岸较远的地方停泊，而且留人看守，那样我们就拿不到他们的舢板了。

他们上岸后，马上跑向破舢板那边。当他们看见舢板里空无一物，船底又有一个大洞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就大声呼喊，看他们的同伴会不会有反应。但是岛上静悄悄的，无声无息，于是他们围成一圈，同时放枪。被我们俘虏了的那些水手，虽然清楚地听到了这些声音，可是不敢轻举妄动。得不到回答，他们便留下三人看守舢板，其余的人上岸继续搜寻他们的同伴。

船长十分慌张，他认为，现在即使我们捉住了上岸的七个人，如果让看守舢板的那三个人驾船逃走，而大船上的水手必定会扬帆而去，这样他就失去了船，而我们回英国的希望自然也就破灭了。

那七个上岸的人彼此互相靠拢着，向小山的顶上奔去。他们来到山顶，对着大片山谷和树林高声叫喊，直到声嘶力竭。他们似乎还不愿离去，便坐下来讨论。

船长向我提了一个有效的建议——等他们发信号

把子弹用光以后，我们就开始攻击，那时候，他们一定会投降，我们便可以俘虏他们了。

### 降服叛贼

我们静观他们的行动。过了很长时间，那七个人突然都站起来向海边奔去……他们一定认为同伙都死了，所以决定回到大船去，继续他们的航行。

但是，我立即想出一个计策，能使他们再返回来。我吩咐星期五和船长的大副渡过小河湾，到以前星期五被救的地方，那里大约离海岸半哩远。然后他们两个就尽力大声呼叫，直到那些水手听见为止。只要听到水手们回答，他俩也立刻回应，一直把水手们引到树林这边来。

当星期五和大副喊叫时，那些水手刚踏上舢板，他们一边答应着，一边朝着声音的方向跑去。可是那里的河水正往上涨，断绝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就叫留守舢板的人来帮助他们渡过河。最后，他们把舢板停泊在河口，这次只留下两个人看守。

看到这情形，我兴奋万分，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正符合我的希望。于是我让星期五和大副继续叫喊，然后带领其他人渡过小河，想出其不意地攻击那俩人。

留守的其中一人上岸睡觉，另一个留在舢板上。岸上那个在半梦半醒间听到声响正想坐起身来，我立刻奔过去，给他两枪，他应声倒下了。舢板上那个在惊慌之际，我已抓住他的胸口，对他说：“投降不杀。”当他看见有五个人来攻击他，而同伴已被击毙，自然乖乖地归顺了，而且后来还加入我们的队伍。星期五和大副又喊又答，把其余的人从这座山引到那座山，从这片林引到那片林，故意消耗他们的体力，并且把他们引到天黑前绝对无法回舢板的地方去。不过，这事做起来并不轻松，等他们两人回来时，已是精疲力尽。

星期五回来以后，又过了几小时，那些人才回到舢板上。当他们看见舢板搁浅在小河湾，潮水已经退去，看守的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不见了，顿时心慌意乱地一个个胡喊乱叫起来，同时还不停地抱怨来到一座妖岛上了。他们又呼唤那两个同伴的名字好几次，还是没有回应。在黯淡的月色下，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象疯子一样跑来跑去，有时在舢板里坐下，有时又来到岸上，显得惶恐不安。

这时，星期五和船长都想趁此机会去攻打他们，但是我想他们有武器，而且人数比我们多，应该等他们各自散开后再行动。



于是我吩咐星期五和船长先爬过去，尽可能贴着地面，不让对方发现。

其中有个水手长是策划叛变的头目之一，现在他显得比其他人都要无精打采。船长压抑不住自己，好几次想走近去射死他，但都被我阻止了。直到星期五稍走近了些，就一起向那些水手射击，水手长中弹毙命。另一个身中一枪，刚好倒在他身旁，其他几个乘机逃走了。

我立刻带了我的“部队”继续前进。现在我们已有八个人了——我担任总司令，星期五是先锋，船长和他的两个同伴，以及另外三个俘虏也配备了武器。

在夜幕之中，那些水手根本看不清楚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我要原先在舢板上投降的那个水手呼喊其他水手的名字，试试看能否和他们进行谈判，这样可以不用武力就使他们归降。于是他高声叫出一个名字：

“汤姆！汤姆！”

“谁，是鲁索吗？”那人回答，他似乎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

“是，我是鲁索。汤姆，看在上帝的份上，放下武器投降吧！否则，你们都逃不了一死！”

“我们要向谁投降？鲁索，其他人在哪里？”

“他们全在这儿。”他说：“我们的船长，还有

五十个人和他在一起。他们搜寻你们已经有两个小时了。水手长已被击毙，佛莱已经受伤，我也已成为俘虏。如果不投降，你们大家都要完蛋！”

“他们会宽恕我们吗？”汤姆说：“如果是这样，我们愿意投降。”

“只要你们愿意，我替你去问问。”鲁索才说完，船长就开口叫道：“汤姆，你听得出我的声音吗？假如你们立刻放下武器投降，我们就饶恕你们，但是韦尔除外。”

听了船长这些话，那个叫韦尔的水手大叫起来：“看在上帝的面子上，船长，你饶了我吧！我究竟做过什么，他们和我一样坏呀！”

据船长说，水手们叛变时，韦尔第一个捉住他，用野蛮的手段把他捆绑起来，并且残酷地折磨他。

船长告诉那些叛变的手下，他们必须无条件放下武器，听候“主宰者”发落——这里是指我。于是，他们纷纷放下武器，请求饶命。我命令鲁索和另外两个人把他们全绑了起来。

第二天，我们就去修理那两只舢板，还准备计划收复那艘大船。至于船长，他负责和那些俘虏谈判。那些叛变的水手都表现出悔恨的样子，请求饶他们不死。

“你们应该受到惩罚，但是你们不是我的囚犯，”船长说：“那是主宰者的权利，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把你们在这儿绞死。不过，他既然宽恕了你们，我想他是打算把你们送回英国去接受审判。但是韦尔除外，因为他罪恶深重，明天一早，他将要被绞死。”

虽然这些话只是他自己的想法，却相当有效。韦尔屈膝跪下，哀求船长替他向“主宰者”求得宽恕。其余的人也苦苦哀求他，看上帝的份上，不要把他們送回英国去。

我想我们得救的机会终于来了。现在就可率领这些人去收复那艘大船。因此，我退到较远的一个阴暗处，这样他们就看不出“主宰者”究竟是谁。然后我派一个水手负责传话，叫船长到我这儿来，水手便跑过去对船长说：“船长！主宰者召唤你。”

“请报告主宰者，”船长立刻恭恭敬敬地大声答道：“我马上就来。”

这使俘虏们大为震惊，他们都相信“主宰者”就在附近。

船长过来后，我和他商量决定明天执行夺船计划。另外我告诉他，我们必须把俘虏隔离开，其中较恶劣的则押到洞穴里囚禁。

我命令星期五和船长的两个同伴负责把韦尔和另

外两个凶狠的人送到洞穴去。那地方就像一座监狱。其余的人则送到我的别墅去——那里外面有围墙围着，而他们又被绑着，所以那个地方是十分安全的。

第二天早上，我派船长去和那些水手进行谈判，主要是去试探他们是否忠诚可靠。船长分析了他们当前的处境——根据他们叛变的行为，假如送回英国去，一定要受到审判。但是，如果他们愿意竭尽全力夺回大船，那么，他将请求“主宰者”饶恕他们的罪过。这样的建议，当然是为了要那些水手无条件地接受。他们全都跪下来，向船长表白一定会忠心于他，直到永远。他们承认，只要能活着，一定把他当作再生父母一般。

“好！”船长说：“我会把你们的表白报告主宰者，看看他是否答应？”

我要船长再回去转告俘虏们，说我将要选出五人作帮手，其他两人则和那关在洞穴中的三个歹徒一样，当作人质。如果有人对我不忠，这五个人将要被链条锁住一辈子，永无自由之日。

这条件看上去的确很残酷，我的目的只是让他们认识到——“主宰者”做事是很认真的——他们别无他法，只得接受这个条件。

## 收复大船

除了作人质的五个俘虏外，船长已有十一个人可以支配。他愿意和那些人冒险回到船上去，我和星期五负责后援，给他们提供粮食、武器。

我出现在两个人质面前。船长告诉他们，说我是“主宰者”派来看管他们的，要是他们不听我的指挥而随意乱来，那么，他们也会被关入洞穴中用铁链锁住。

出发之前，船长先安排。他命那位乘客负责一只舢板，带四个人去。他自己和大副，外加五个人，坐另一只舢板去。

他们抵达大船时正是午夜。船长叫鲁索先上船去，并告诉大船上的人，已把水手和两只舢板带回来，顺便还描绘了岛上的情形，直到船长他们偷偷潜上大船的甲板。

船长那只舢板上的人手持武器走进船舱，用枪柄击倒了一个水手和一个木匠，而且制服了在船头和船后段的人，然后将舱门锁住，关住了舱底的人。另一只舢板上的人则守住船的前段和小舱口，那舱口是直通厨房的，他们在那里又俘虏了三个人。

船长和大副带了三个人，闯入船长室。新船长正



在睡觉，他得到通报后，立刻起身和三个水手拿着武器应变。当大副用铁锹破门而入时，新船长和同伙便开枪射击，打伤了大副，另外两个人也受了伤。船长一面高声求救，一面冲入船长室，用手枪打穿了新船长的头部，新船长当即毙命。

几个叛变主谋死的死、降的降，其余的水手自然都归附了，大船终于失而复得！船长立刻命令手下鸣枪七响，那是和我约定的胜利信号。听到枪声，我知道他们成功了。

在那之前我一直坐在岸上等待船长的消息。

“主宰者！主宰者！”忽然，我听见有人唤我，我辨别出这是船长的声音。原来他已悄悄回到岸上，我爬到小山顶，看见船长手指大船，然后伸开双臂紧紧地拥抱我。

“我亲爱的朋友和救命恩人，”他说：“那是你的船呢！它完全属于你了，包括我的手下和船上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你。”

我远望着那艘大船，它停泊在离岸不远的地方。这时正值涨潮，船长就是乘舢板上岸的。我惊喜得几乎昏倒，我已看到自由在向我招手！真的，什么事都轻易可得，一艘大船将会带着我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起初我激动得一句话都答不上来。船长了解我此

刻难以言喻的激动之情，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我。我一口饮干后，便席地而坐。

只是我的精神突然受到狂喜的刺激，一时陷于迷乱，最后，我终于泪流满面。

这样过了一会儿，我终于能开口说话了。我告诉他，他好像是上天派下来拯救我脱险的人，每件事都是一个奇迹！那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关注到世界上最远的角落，哪里有不幸，他就给不幸的人带来无限的帮助。

一会儿，船长向大船的方向叫喊着，吩咐手下把送“主宰者”的礼物拿上岸来。的确，这是份厚重的礼物，这份礼物有：一箱甘美的补血药酒、六大瓶马得利酒、两磅上好的烟丝，还有羊肉、猪肉、豆子等。最叫我高兴的是，他还带给我新衬衫、围巾、手套、鞋子、呢帽、袜子，和一套他自己只穿过一次的上好服装。总之，他把我从头到脚打扮起来。这真是一件包含无限关爱的礼物，也是我近三十年来一直渴求的东西！

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我们开始讨论如何处置所有的俘虏？该不该冒险带他们一起走？特别是主谋的那几个人，他认为他们是本性难移、不可救药的！

船长说：“绝对不可对他们客气！如果要带他们

走，必须用铁链锁住，送到我们第一个到达的英殖民地的官吏手中，这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假如你愿意，”我说：“我有办法让他们主动要求留在岛上。”

“真的吗？”船长说：“能够这样，自然最好。”

于是我派星期五和两个水手把那五个人质都带到我面前来。

我已换上新的衣服，以“主宰者”的身分告诉人质我已完全了解他们叛变的来龙去脉，同时在我的指挥下，已经收回大船。至于他们，我有杀掉他们的权利，但是，我愿意听听他们有什么想法。

他们都跪在地上请求宽恕。其中一人代表回答，说他们已无话可说，但是当初他们被俘时，船长曾允诺饶恕他们的性命。

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该怎样宽恕他们，因为我已决定和我的随从同船长离开这座岛，回到英国去。至于他们，得回国去接受审判，那结局他们应该知道——送上绞刑架。因此除非他们待在岛上，等待离开这岛的另一个机会，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倘若他们能设法在岛上生存下去，我便饶恕他们的性命。

不出我所料，听了我这番话，他们都感激地表示，与其被带回英国受死，不如冒险留在这里。

## 返回故乡

自从五个人质表示情愿留下来不回去以后，我决定把我在岛上的全部经验告诉他们，同时指导他们怎样求生。关于我的堡垒，以及我怎样种植庄稼、驯养山羊和晒制葡萄干的方法……通通教给他们。

我又把武器——五支短枪、三支鸟枪、三把大刀，还有一桶半的火药留给它们。此外，我还把船长给我的一袋豆子送给它们，吩咐它们必须适时播种，按季收割，才有足够的粮食维持生活。

第二天，我们就要上船了。当我即将告别这座岛时，我带在身边留作纪念的东西，只有我自己做的那顶山羊皮帽，还有一柄伞和那只鹦哥。我也没忘记带走从前在沉船上找到的银币，可惜因为时间过长，已经生锈了。至于星期五，他的父亲和西班牙人回到野人岛后，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不过他决定永远忠实地追随我。

我终于离开了这座岛，这一天根据大船上的航海日志，是1686年12月19日，也就说我在岛上住了28年2个月零19天。

经过一段很长的航程，我终于在1687年的6月11

日，抵达英国。

回到英国以后，我成了一个与社会隔绝的人，好像我从未来过这里。

以前曾帮我保管钱财的女管家还健在，不过她已经很老了。我的父母早已去世，亲友们都以为我早已不在人间，因此，家中没有任何我的东西。总而言之，我在这里找不出任何属于我的东西来安慰一下自己。而我保存的钱币，根本不够用来安家立业。

正当我感到失望、无助的时候，和我一起回英国的船长前来拜访我。他告诉我，他已把我救他性命、助他收复失船的事情，都告诉了许多船主。因此，他请我去见见他的船主。他们都对我表示真诚的关心，同时还送了我价值两百镑的礼物。

我反复考虑自己日后的生活后，决定到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去，看看能不能查到我在巴西的甘蔗园和我的合伙人的情况。我想，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死去多年。

怀着这个想法，我乘船向里斯本进发，在四月份到了那里。

到达里斯本以后，我多方打听寻找，终于找到了以前带我去巴西的船长。如今他已老了，早就离开航海事业。老人已经认不出我了，不过，当我告诉他我



是谁时，他很快就想起来了。

我请教他在我离开后，甘蔗园和我的合伙人的情况。老人告诉我，他已经有九年没到巴西去了，但是他敢肯定，他最后一次去巴西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他相信，我的甘蔗园还在经营。不过，人们都确信我已因船难而死去了，因此，我的合伙人应该是我名下应得的利益，都已转呈政府备案了。

他对我说，如果我要接管自己的财产，那是毫无困难的。因为我的合伙人仍健在，他可以证明我的身份，而且我的名字也在国家有关机构中备了案。

几天以后，老人给了我一张关于我的甘蔗园最初六年的获利报告，我的合伙人也在上面签了字。从这个报告上，我看见每年利润都增加很多，不过开销也很大。然而老人家很诚恳，他坦白地告诉我，他曾在我的帐册里支领了六十箱糖和十五箱烟叶，还有四百七十金摩多（巴西币名）。

不到七个月的时间，我从合伙人那儿收到了一个很大的包裹，还附有一封信。他庆祝我还在人世，最后，还表达他全家对我衷心的问候。此外，他赠送我七张上好的豹皮，那是他派人从美洲买来的。他还托运给我一千两百箱的糖、八百卷烟叶，还有和帐面符合的现金。

当我看到自己所拥有的许多财富时，我简直无法表达自己的感觉。

突然之间，我已变成一个有千镑以上现金的财主了。此外，我还有一笔产业在巴西，每年可获利一千镑以上。一时之间，我甚至不知道怎样去享受这些财富！

我第一桩想做的事，就是去报答我的恩人——慈爱的老船长。以前，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关心照顾我；现在凡是我拥有的东西，我都想与他分享。我告诉他从前我欠了他许多，现在我要尽力把他对我的恩惠加上百倍来报答他。

我不知道该把金钱存在哪里才好？起初，我想到我的老恩人，又曾想到那个女管家，不过，他们都上了年纪了。看来，除了把财产带回英国，别无选择。

1689年1月14日，我平安地回到英国。这次旅行，正逢寒冬，当星期五发现到处白雪皑皑，而天气又是那么寒冷的时候，吃惊不已。这些在他过去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过呢！

## 重游小岛

时光飞逝，自我离开那座荒岛到现在，已经有七

八年了，我在海外航行的侄子刚从西班牙回来，把我航海的念头又勾了起来——他极力游说我乘他的船到东印度去，这一年是 1694 年。

在这次航行中，我重新拜访了“我的岛”，看望那些置留野人岛的西班牙人。他们已继承了岛上的一切，并且了解到被我留在岛上的几个坏蛋的事——起初他们欺负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不得不联合起来用武力对付他们，最后逼得他们妥协了。

我在岛上住了二十多天，送给岛上的居民许多日常必需品，特别是武器、衣服、农具等。此外，我又把岛上的土地划分好分配给他们垦植，但我保有全部地产权。

替他们安排好各项事务，并且鼓励他们一番后，我又离开了我的岛……